

萬有文庫

第一二集編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蘇東坡集

(五十)

著 慎賦

務印書館發行
新竹高中圖書館



00010605

萬有文庫

種類五編第21冊

王雲五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東坡集

(五十)

蘇軾著

圖書基本資料

010595

010605

蘇東坡奏議集

卷六

乞賜州學書板狀

元祐四年八月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本州學見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朝廷尊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育之意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貲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省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若依限送納卽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爲不易學者旦夕闋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旣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復收市易之息流傳四方爲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客非朝廷寬大之政也臣以侍從備位守臣憲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臣勘會市易務元造書板用錢一千九百五十一貫四百六十九文自今日以前所收淨利已計一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五十七文今若賜與州學除已收淨利外只是實破官本六十一貫五百一

十二文伏乞詳酌施行、

奏爲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織輕疎糊藥紬。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姦猾人戶及攬納人遞相扇和。不納好紬。致使官吏無由揀擇。期限既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以成風。故京師官吏軍人但請兩浙衣賜。皆不堪好。上京綱運。歲有估剝。日以滋多。去年估剝至九十餘貫。元納專典枷鎖鞭撻。典賣竭產。有不能償。姑息之弊。一至於此。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卽指揮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於受納場前。大叫數聲。官吏軍民並皆辟易。遂相率入州衙。詣臣喧訴。臣以理喻遣方稍引去。臣知此數百人必非齊同發意。當有凶姦之人。爲首糾率。密行緝探。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申。有人戶顏巽。男顏章。顏益。納和買紬五疋。並是輕疎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却將專典揩撮。及與攬納人等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噏。奔走前去。臣卽時差人捉到顏章。顏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只至明日人戶一時送納好紬。更無一人敢行喧鬧。續據右司理院勘到顏章。顏益招爲本家。有和買紬共三十七疋。章等爲見遞年例。只是將輕疎糊藥紬納官。今年本州爲綱運估剝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紬。章等既請和買官錢每疋一貫。不合將低價收買昌化縣輕疎糊藥短絰納官。其顏章又不合與兄顏益商量。若或揀退。卽須揩撮專揀扇搖衆戶叫噏投州嚇脅官吏。令只依遞年受納不堪紬尋將買到輕疎糊藥短絰五疋。付揀子家人翁誠納官尋被翁誠覆本官揀退。章等旣見衆戶亦有似此輕疎短絰多被揀。

退尋措撮翁誠叫屈。顏益在後用手推翁誠，令顏章措去投州，即便走出三門前，叫屈二聲，跳出欄干，將兩手擡起，喚衆戶屬搖叫噏，稱一時投州去來，衆戶約二百餘人。因此亦一時叫噏相隨，投州衙喧訴。臣尋體訪得顏章顏益係第一等豪戶，顏巽之子，顏先充書手，因受賊虛消稅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卽用倅計構胥吏醫人託患放停，又爲詐將產業重疊當出官鹽，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姦凶，衆所畏惡，下獄之日，閭里稱快。謹按顏益顏章以匹夫之微，令行於衆，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之勢，脅制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少革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本州旣已依法決訖，臣獨判云：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間，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脅制監官，蠹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仍以散行曉示鄉村城郭人戶。今後更不得織造輕疎糊藥紬絹，以備納官。庶幾明年全革此弊。伏望朝廷詳酌，備錄臣此狀，下本路轉運司遍行約束，曉示所貴。今後京師及本路官吏軍人，皆得堪好衣賜，及元納專副，不至破家陪墳。所有臣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亦乞重行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勘會本州去年發和買夏稅物帛計一十四綱，今來只估剝到四綱，已及九千餘貫。乞下左藏庫方見估剝數目浩大。

乞賜度牒修麻字狀

元祐四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皆爲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旣無力修換，又不

忍拆爲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頽毀。中間雖有心長吏，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支撑，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構，鞠爲朽壤，深可歎惜。臣自熙寧中通判本州，已見在州屋宇，例皆傾邪，日有覆壓之懼。今又十五六年，其壞可知。到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欹仄，縫但用小木橫斜，撑住每過其下，慄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及問得通判職官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爲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倒壓，傷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內有孕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官吏家屬日負憂恐，至於吏卒往來，無不狼顧。臣以此不敢坐觀，尋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段墮壞，須至脩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脩官吏供給。及下諸州剗刷兵匠應副去訖。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大，朝廷未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宇皆錢氏所構，規摹高大，無由裁擣。使爲小屋，若頓行毀拆，改造低小，則目前蕭然，便成衰陋，非惟軍民不悅，亦非太平美事。竊謂仁聖在上，憂愛臣子，存卹遠方，必不忍使官吏胥徒日以驅命，僥倖苟安於腐棟頽牆之下，兼恐弊漏之極，不卽脩完。三五年間，必遂大壞，至時改作，又非二百道度牒所能辦集。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賜允從。如蒙朝廷體訪得不合，^三如此脩完，臣伏欺罔之罪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兼經狀。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月五日據本州進士汪溉等一百

四十人詣臣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勅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尙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熟不願再有改更兼學者亦以朝廷追復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爲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爲恥比來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數從詩賦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捐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尙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旣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之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爲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大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爲恥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爲拙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溉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從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詩賦進士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

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彊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爲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爲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戒擅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願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賣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賣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闐梨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還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賣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爲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闐梨爲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爲壽而不遣使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爲此苟簡之禮以卜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議固有以處之臣悉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載者甚衆訪聞徐載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夥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於海舶載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驅致其弊敵國姦細何所不至兼今來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載本謀臣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卽當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姦民猾商次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賚金塔祝壽臣以謂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簡無禮莫斯爲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重幣答其苟簡無禮之餽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爲可乞賜指揮施行

一高麗僧壽介賚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源闐仍諸處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下侍者非國王親屬其來乃致私奠本非國事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絕欲乞只許致奠之外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日却差船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歸國更不差人船津送如有買賣許量辦歸裝不得廣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絕其來意上免朝廷帑廩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弊之患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雨浙西路兵馬鈐轄圖閣學士朝奉郎蘇軾狀奏勘會浙西七州軍多春積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斛九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飢者雨浙水鄉種麥絕少來歲之熟指秋爲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夏之交必有飢餓盜賊之憂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多方擘畫準備外有合申奏事件謹具畫一如左一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百六十餘萬頃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刻刷變轉不行官吏急於趁辦務在免責催追賦租督促欠負鉗束私酒漏稅之類必倍於平日飢貧之民無路逃死必將聚爲盜賊又緣上供額斛數目至廣都未有備見今逐州廣行收糴指揮嚴緊官吏不免遮攔米穀添價貴糴以此解財湧貴小民乏食欲望聖慈愍此一方遭罹熙寧中飢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少欠官私逋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賑恤則一方餘民必在溝壑今來亦不敢望朝廷別賜錢米但祇寬得轉運司上供年額錢斛則官吏自然不行迫急之政而民自受賜矣乞出自宸斷來年本路上供錢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日分作二年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公私稍獲通濟又恐官吏爲見明年既得寬減僥倖替移更不盡心擘畫收拾以備補填年額乞特賜指揮須管依年分收簇數足若遇移替具所簇到數交割與後政承認不得出違年限

一見今逐州和糴常平斛斗及省倉軍糧又糴封替錢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務趁辦爭奪相傾以此米價益貴伏望聖慈速賜勸勘如在京諸倉不待此米支用卽令提轉疾速契勘逐州如省倉不

關軍糧常平糴散有備外更不得收糴所貴米價稍平小民不至失所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銀絹絲縣入市莫有顧者質庫人戶往往晝閉若得官錢三二千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乞指揮提轉令將合上供錢散在諸州稅戶令買金銀納絹充年額起發

一自來浙中姦民結爲羣黨與販私鹽急則爲盜近來朝廷痛減鹽價最爲仁政然結集與販猶未甚衰深恐飢餓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羣黨愈衆或爲深患欲乞朝廷指揮應盜賊情理重及私鹽結聚羣黨皆許申鈐轄司權於法外行遣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壓姦屬有所畏肅

右謹件如前勘會熙寧中兩浙飢餓是時米斗二百人死太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斗已及九月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伏望仁聖哀憐早行賑恤今來所奏一一並是詣實伏乞詳酌速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自熙寧以來從事郡縣推行役事及元祐改法臣悉詳定今又出守躬行其法考問吏民備見雇役差役利害不敢不言雇役之法自第二等以上人戶歲出役錢至多行之數年錢愈重糴帛愈輕田宅愈賤以至破散化爲下等請以熙寧以前第一第二等戶逐路逐州都數而較之元豐之末則多少相絕較然可知此雇役之法害上戶者一也第四等已下舊本無役不過差充壯丁無所陪備而雇役法例出役錢雖所取不多而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百錢未辦之間吏卒至門非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納此費已重故皆化爲游手聚爲盜賊當時議者亦欲

蠲免此等而戶數至廣積少成多役錢待此而足若皆蠲免則所喪大半雇法無由施行此雇役之法害下戶者二也今改行差役則二害皆去天下幸甚獨有第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每戶歲出錢多者不過三四千而今應一役爲費少者日不下百錢二年一替當費七十餘千而休閑遠者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也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恣爲蠶食其費又不可以一二數此則差役之法害於中等戶者一也今之議者或欲專行差役或欲復行雇法皆偏詞過論也臣愚以謂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代中等人戶頗除一害以全二利此最良法可久行者但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合役空閑人戶不及三番處許以六色錢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此法未爲允當何者百姓出錢本爲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許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等人戶之勞法不簡徑使姦吏小人得以伸縮臣到杭州點檢諸縣雇役皆不應法錢塘仁和富實縣分則皆雇人新城昌化最爲貧薄反不得雇蓋轉運司特於法外創立式樣令諸縣不得將逐等人戶都數通比其貧下縣分第一第二等人戶例皆稀少至第三等則戶數猥多以此漲起人戶皆及三番然第三等戶豈可承當第一等色役則知通計三等乃俗吏之巧薄非朝廷立法之本意也臣方一面改正施行次旋准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名不足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又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卽以助役錢支募此法旣下吏民相顧皆所未曉比於前來三番之法尤爲不通前史稱蕭何爲法構若畫一蓋謂簡徑易曉雖山邑小吏窮鄉野人皆能別白遵守然後爲不刊之法也臣身爲侍從又忝長民不可不言謹具前件條貫不便事

狀及臣愚見所欲起請者，畫一如左。

一前件勅節文云看詳衙前自降招募指揮僅及一年諸州路軍尙有招募投名不足去處其應役年滿衙前雖依舊支與支酬勒令在役然非鄉戶情願充應若後更無人願募卽鄉戶衙前卒無替期乃是勒令長名祇應顯於人情未便今欲將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錢卽全行支給却罷差充仍除鄉差年限未滿人戶依條理當本戶差役外其招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卽許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並仰逐處監司相度見役衙前如有虛占窠名可以省併出處裁減人額却將減下錢數添搭入重難支酬施行臣今看詳前件勅條深爲未便凡長名衙前所以招募不足者特以支錢虧少故也自元豐前不聞天下有關額衙前者豈常抑勒差充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之人如李承之沈括吳雍之類每一使至輒以減刻爲功至元豐之末衙前支酬可謂僅足而無餘矣而元祐改法之初又行減削多是不支月給以故招募不行今不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錢二十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然而歲免役錢二十千許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則是應募日增六色錢日減也若天下投名衙前並免此二十千卽六色錢存者無幾若只是闕額招募到人方得免放則均是投名厚薄頓殊其理安在朝廷旣許歲免二十千則是明知支酬虧少以此補足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所謂計會六色人戶者蓋令衷私商量取錢若遇頑猾人戶抵賴不還

或將諸物高價准折訟之於官，經涉歲月，乃肯備償，則衙前所獲無幾。何如官支二十千，朝請募獲，豈不簡徑易曉？故臣愚以謂上件勅條必難久行。議者多謂官若添錢招募，則姦民觀望，未肯投名，以待多添錢數。今來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役錢，正與添錢無異，雖巧作名目，其實一般，大抵支錢既足，萬無招募不行之理。自熙寧以前，無一人闕額。豈有今日頓不應募？臣今起請，欲乞行下諸路監司守令，應闕額長名，衙前須管限日招募數足，如不足，即具元豐以前因何招募得行，今來因何不足，事由申奏，如合添錢雇募，即與本路監司商議，一面施行，訖具委無大破保明聞奏，若限滿無故招募不足，卽取勘干繫官吏施行。如此不過半年，天下必無闕額長名。衙前而所添錢數未必人人歲添二十千，兼止用坊場河渡錢，非如今法計會放免使用六色錢也。

前件勅節文云：看詳鄉差人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進減，放不常定，恐難限以番次召募。不若約空閑之年以定差法，立役次輕重，雇募役人顯見均當，兼可以將寬剩役錢裁減，無丁及女戶所出錢數，欲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卽據未及之戶以助役錢支募，候有戶罷支已募之人各依本役年限候滿日差遣，今後遇有支遣准此。及以一路助役錢除依條量留一分準備外，據餘剩錢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行裁減，具數奏聞。所有先降雇募州役及分番指揮更不許。臣今看詳諸役，以二年爲一番，向來指揮如空閑人戶不及三番，則令雇募是聖恩本欲百姓空閑六年也。今來無故忽減作三年，吏民無不愕然，以謂中等人戶方苦差役，正望朝廷別加寬恤，而六色錢幸有餘剩，正可加添番數，而乃減作三年，農民皆紛然相告，云向來差役

雖甚勞苦，然朝廷猶許我輩閑了六年。今來只許閑得三年，必是朝廷別要此錢使用。方二聖躬行仁厚，天下歸心。忽有此言，布聞遠邇，深爲可惜。雖云量留一分準備外，據餘剩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行裁減。此乃空言無實，止是建議之人，假爲此名，以濟其說。臣請爲朝廷詰之人戶差役年月，人人不同。本縣有戶無戶，日日不同。加以稅產開收，丁口進退，雖有聖智，莫能前知。當屢當差臨事，乃定如何。於一年前預知來年合用錢數，見得寬剝，便行減放。臣知此法必無由施行，但空言而已。若今來寬剝已行減放，來年不足，又須却增，增減紛然，簿書淆亂，百弊橫生，有不可勝言者矣。方今中等人戶，正以應役爲苦。而六色人戶，猶以出錢爲樂。苦者更減三年，樂者又行減放，其理安在？大抵六色錢本緣免役，理當盡用雇人。除量留準備外，一文不合積留。然後事簡而法意通，名正而人心服。惟有一事，不得不加周慮。蓋逐州逐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盡用雇人，則苦樂不齊，錢多之處，役戶太優；與六色人戶相形，反爲不易。臣今起請，欲乞今后六色錢常積留一年準備。如元祐四年只得用元祐二年錢，其二年錢積留准備用及約度諸般合用錢（謂如官吏諸雇人錢之類），外其餘委自提刑轉運與守令商議，將逐州逐縣人戶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爲先後。如此則事簡而易行，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戶漸蘇，則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變矣。

貼黃：若行此法，今後空閑三年人戶，官吏隱庇不差，卻行雇募，無由點檢。縱許人告，自非多事，好訟之人，誰肯告訴？若有本等已上閑及三年未委，專以空閑先後爲斷，爲復參用物力高下定差，既無果決。

條貫今後詞訟必多。

右謹件如前朝廷改法數年至今民心紛然未定臣在外服目所親見正爲此數事耳伏望聖慈與執政大臣早定此法果斷而行之若還付有司則出納之客必無成議日復一日農民凋弊所憂不小臣干犯天威謹俟斧鉞之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龍岡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爲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將金塔二所附壽介前來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已一面退還其狀仍令本州所差伴話僧思義只作己意體問所獻金塔次第其高麗僧壽介知臣不爲聞奏方始將出僧統義天付身文字以示思義乃是欲將金塔二所捨入杭州惠因院等處祝延聖壽仍云隨身收管不可擅動元封俟續有疏文到日方可施納以此顯見高麗人將此金塔嘗探中國意度臣旣退還其狀將來必是自將此塔捨在惠因等院既是私衷捨施僧院卽朝廷難爲回賜若受而不報夷虜性貪或生怨望伏望朝廷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如壽介等將上件金塔捨施亦乞只作臣意度一面答不奉朝旨不敢令僧院收留所貴稍絕後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體問得惠因院亡僧淨源本是唐人只因多與往還致商人等於高麗國中妄有談說是致義天遠來從學因此本院厚獲施利而淮浙官私遍遭擾亂今來又訪聞得還是本院行者姓顏人贊持淨源真影舍利隨舶船過海是致義天復差人祭奠臣見令所司根勘候見詣實奏聞次今來若許惠

因院收留金塔乃是庸人姦猾自圖厚利爲國生事深爲不可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元祐四年十二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爲泉州商客徐載帶領高麗國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等到來杭州致祭亡僧淨源因便帶到金塔二所遂具畫一事由聞奏已准朝旨許令壽介等致祭亡僧淨源畢差人船送到明州附因便海船歸國如淨源徒弟願與回贈物色卽量度回贈本州已依准指揮許令壽介等致祭淨源了畢其徒弟量將土儀回贈壽介等收受所有帶到金塔二所據壽介等令監伴職員前來告臣云恐帶回本國得罪不輕臣已依元奏詞語判狀付逐僧執歸本國照會及本州卽時差撥人船乘載壽介等亦將米麵蠟燭之類隨宜餞送逐僧於十一月三十日起發前去外訪聞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麗國竊恐久滯逐僧在彼不便竊聞泉州多有海船入高麗往來買賣除已牒明州契勘如壽介等到來年卒無因便船船卽一面草奏乞發往泉州附船歸國外須至奏聞者

右伏乞朝廷特降指揮下明州疾速契勘依此施行所貴不至滯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糶出糶濟飢等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指揮本州令在州并倚郭兩縣糶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大縣日糶百石小縣五十石約計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將見管裏外常平米均勻發撥除本州倚郭略已足用外其餘七縣見闕三萬餘石雖蒙朝廷賜上供米二十萬石

於本路出糴已準轉運司牒報於越臘州撥三萬石與杭州然本州年計見闕軍糧六萬餘石越臘州米尚不了充軍糧更無緣出賣以外縣出糴實闕三萬餘石臣已一面指揮諸縣那移般運開場出糴以平米價庶幾深山窮谷小民不至大段失所然約度見管米數恐只至四五月間必然糴盡若秋穀未登糴場不繼卽民間頓然闕食深可憂慮臣勘會諸州例皆闕米縱使督迫轉運提刑司必是無處擘畫那移應副推有一策恐可濟辦緣臣去歲曾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本州廨宇未蒙施行臣於十二月末曾作書與太師文彥博以下執政八人乞早奏陳特許給上件度牒二百道臣欲權將上件度牒召募蘇湖常秀人戶令於本州闕米縣分入中斛斗以優價入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千石糴得一萬五千貫訪聞蘇湖常秀雖其災傷富民却薄有蓄積若以度牒召募必肯入中却以此錢修完廨宇庶幾先濟飢殍之民後完久壞屋宇兩事皆濟則吏民荷德無窮臣發此書已四十餘日至今無報不免干冒朝廷上瀆聖聽伏乞聖慈深哀本州外邑溪谷之民將墜溝壑特發宸斷速賜允從臣無任惶恐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葉溫叟分擘度牒不公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今月十七日准轉運使葉溫叟牒杭州准尚書禮部符准元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勅勘會兩浙淮南路見係災傷民間穀價湧貴雖已降指揮減撥上供斛斗出糴及依條賑恤外切慮所用斛斗數多不能周足牒奉勅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召人入納斛斗或見錢糴入官司封椿及諸色斛斗添助賑濟

支用者省部今依准勅命指揮出給到空名度牒三百道并封皮須至符送者符當司主者候到一依前項勅命指揮及照會元祐勅令疾速施行仍關提刑鈐轄司及合屬去處不管稍有違誤者當司契勘杭越蘇湖常秀潤衢婺台等州災傷放稅除衢州放稅只及二釐不至災傷更不撥外今將杭越等九州放稅錢數衰紐每州合得道數須至行遣數內杭州三十道者臣看詳上件勅旨爲兩浙淮南路災傷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轉運司既受上件勅旨卽合與提刑及浙東西兩路鈐轄司商量分擘仍須參州郡大小戶口衆寡及災傷分數品配合得道數依公分擘今來轉運使葉溫叟因出巡蘇秀等州在路受得上件勅旨便敢公然違戾更不計會提刑及兩路鈐轄司亦不與轉運判官張璣商議便一面擅行分擘內杭州只得三十道切緣杭州城內生齒不可勝數約計四五十萬人裏外九縣主客戶口共三十餘萬今來檢放水旱雖只計一分六釐又緣杭州自來土產米穀不多全仰蘇湖常秀等州般運解赴接濟若數州不熟卽杭州雖十分豐稔亦不免爲飢年自去歲十月以後米價湧長至每斗九十足錢近歲浙中難得見錢每斗九十便比熙寧以前百四五十因糴常平米每日不下五六萬人爭糴方免餓殍今來聖恩憂恤一路委自提轉及兩路鈐轄司分擘度牒而溫叟獨出私意只分與杭州三十道內潤州人戶比杭州十分纔及一二卻分得一百道其餘多少任情未易悉數致杭州百姓例皆咨怨將謂聖恩偏厚潤州不及杭州不知自是溫叟公違勅旨任情分擘須至奏陳者右臣先於二月四日奏爲杭州諸縣出糴官米自二月至六月終闕三萬餘石乞特賜度牒二百道召人入中米外縣吏民日夜企望朝廷施行雖大旱望雨執熱思濯未喻其急度奏狀未到間已蒙朝廷

施行乃是聖明洞照數千里外事有如目觀今乃爲轉運使葉溫叟自出私意多少任情以杭州衆大甲於兩路只分與三十道吏民驚駭莫曉其意臣竊原聖意蓋謂提刑專主賑濟鈐轄司專管災傷盜賊故令轉運司與兩司同共相度分擘今溫叟並不計會兩司及轉運判官直自一面任意分擘牒送諸州更不關報鈐轄司臣忝爲侍從出使一路溫叟似此凌蔑肆行臣若不言必無人更敢論列況杭州見今裏外一十九處開場糴米糴者如雲雖寄居待闢官員亦行差請杭人素來驕奢本以糴官米爲恥若非飢急豈肯來糴此皆溫叟與諸監司所共目觀今來只分三十道深駭物聽切緣度牒三百道約直錢五萬餘貫所在商賈富民爲之奔走汹動而溫叟一面任意分擘更不計會逐司豈得穩便兼臣訪聞去歲諸郡檢放稅賦多有不實不盡只如蘇州積水瀾望衆所共見今來放稅分數反不及潤州蓋是檢放官吏觀望漕司意指及各隨本州長吏用意厚薄未必皆是的實今來溫叟專用放稅分數爲斷深爲未允縱使檢放得實而州郡大小戶口多寡不同亦合參酌品配從逐司公共相度分擘方得允當今來但係溫叟所定賑濟州郡卽多得度牒應係別人地分例皆斬惜不與顯見全然不公臣已牒轉運司請細詳上件朝旨計會提刑鈐轄司依公分擘去訖深慮溫叟未肯聽從縱肯聽從不過量添三二十道亦是支用不足伏望聖慈體念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本乞度牒二百道方稍足用今來不敢更望上件數目只乞特賜指揮於三百道內支一百五十道與杭州況其餘州軍元無奏請闕米去處將其餘一百五十道分與亦無闕事伏乞早賜指揮所費災傷之民均受聖澤不至以一失私意專制多少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乞度牒二百道今來轉運使只與三十道潤州元不奏闕米顯是常平錢

米足用。今來卻與一百道深駁物聽。乞朝廷詳酌謹州元無奏請闢米去處。若依臣所奏分與一百五十道已出望外。杭州若得一百五十道猶未足用。乞自聖旨分擧施行。若只下本路其轉運使葉溫叟必是遂非。不肯應副。

卷七

乞開杭州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敗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霍子威。飯我食蕡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鸝。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爲己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幾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雪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

日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鲋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灌十五頃每一伏時可灌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籍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糴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勑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入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飢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尙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旣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乘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

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尙存太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勑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詠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廣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爲除去及六七月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茭夷蘿蔓使不復滋蔓又浙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伏乞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興功不勝幸甚

又貼黃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瀆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若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開後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闢開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酒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柵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土役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籍園圃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

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汎一淤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言潮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爲丘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疊泥沙不過三五年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旣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旣清澈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爲清河意亦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湖又況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爲葑田霖潦之際無所溉畜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自減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略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堤坊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湖千頃無凶年矣由此觀之西湖之水尙能自運河入田以溉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此暴貴尋刻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功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茆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弃軾方譖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江潮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遂用錢氏故事以堰閘卻之令自城外轉過不惟事體稍大而湖面葑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全恃宜參酌古今且用中策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茆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閘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

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茅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閘閘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搔擾之患而茅山河縱復淤填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淘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爲人患潮水自茅山河行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泥沙澄墜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填自來潮水入茅山鹽橋二河只淤填十里自十里以外不曾開淘此已然之明效也茅山河旣日受潮水無緣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茆山河底四尺梅家橋下量得水深四尺而碧波亭前水深八尺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理然猶當過慮以備乏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于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一暗門外卧門一所一涌金門外水閘一所一集賢亭前水閘一所一集賢亭後水閘一所一菩提寺前卧門一所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涌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涌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爲斯溝二十六丈以東達於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丈復鑿爲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於猫兒橋河口自猫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於鹽橋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潮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絕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閘閘曲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使民得汲用澆灌且以備火災其利甚博此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策也軾尋以堅之言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僕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如堅言可成無疑也謹以四月二十日興功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杭州城中多幽地無甘井唐刺史李泌始作六井

皆引湖水注其中，歲久不治。熙寧中知州陳襄與賦司擧畫修完而功不堅。至今復廢壞。賦令改作瓦筒。又以磚石培鑿固護。可以堅久。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觀此利便。相率詣賦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爲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石日減。茭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勸賦因此盡力開之。賦既深愧其言。而患兵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羈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爲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既高估米價。召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飢民。消折之餘。尚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略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戒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爲急。然皆用工減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湖水淺。茭葑壯猛。雖盡力開濶。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澆灌。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爲菱蕩。永無茭草堙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即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獲利既厚。歲歲加功。若稍不除治。微生茭葑。卽許人剗貨。但使人戶常憂剗奪。自然盡力。永無後患。今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雇得十萬。每功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爲小補。若量破錢米召募飢民典役。必不濟事。若每日破米三升錢五十五文。足雇一強壯人夫。然後可使。雖云強壯。然餉食之費。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四年。亦歸於無濟也。賦尋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擘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捍江船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載葑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功去訖。今來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今來所創置鈐轄司前一閘雖每遇潮上閉得一兩時辰而公私舟船欲出入閘者自須先期出入必不肯端坐以待閉閘兼更有茅山一河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隔截江湖徑自茅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堙塞開淘搔擾之患爲利不小恐來者不知本末以阻滯爲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今來起請新置鈐轄司前一閘遇潮上閉訖方得開龍山浙江閘候潮平水清方得卻開鈐轄司前閘

一鹽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中所立石刻爲人戶屋舍侵占牽路已行除拆外具載闊狹丈尺今方二十餘年而兩岸人戶復侵占牽路蓋屋數千間卻於屋外別作牽路以致河道日就淺窄準此據理並合拆除本州方行相度而人戶相率經州乞據逐人家後丈尺各作木岸以護河堤仍據所侵占地量出貲錢官爲椿管草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應占牽路人戶所出貲錢並送通判廳收管準備修補河岸不得別將支用如違並科連制

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茭葑之地方許請貲種植今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人戶請佃種菱深慮歲久人戶日漸侵占舊來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候開湖了日於今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爲界亦須至立條約束今來起請應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支賞錢五貫文省以犯人家財充

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樹割葑地如田塍狀以爲疆界緣此卽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菱人戶只得標插竹木爲四至不得以樹葑爲界如違亦許人割貨

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百五十四貫充公使。今來既開草蕩，盡變爲菱蕩，給與人戶租佃。卽今後課利亦必稍增。若撥入公使庫，未爲穩便。今來起請，欲乞應西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今後永不得增添。如人戶不切除治，致少有草蕩，卽許人剗貨。其剗貨人特與權免三年課利。所有新舊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更不得支用。以備逐年雇人開蕩，掠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違制。

一、錢塘縣尉廨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塘縣尉銜位內帶管勾開湖司公事，常切點檢。綫有菱葑，卽依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物雇人開掠，替日委後政點檢交割。如有菱葑不切除治，卽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爲遺闕。

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塘縣尉廳上，常切點檢。

右謹件如前勘會西湖葑田共二十五萬餘丈，合用人夫二十餘萬工。上件錢米約可雇十萬工，只開得一半。軾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紊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前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逐一敷奏，立爲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票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狀申三省謹狀。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伏見二聖遇災而懼，憂勞四方，所以拯救飢民者，可謂至矣。兩浙淮南蒙賜度牒六百道，而杭揚二州各得百道，吏民鼓舞歌詠聖

澤曾未數日而淮西提刑申戶部本路常平解對足用不須上件度牒兩浙轉運提刑亦申本路今年豐熟別無流民是致戶部申都省却乞拘收度牒錢斛以備別時支用都省更不奏稟聖旨便行下本路提刑司依戶部所申施行臣勘會自來聖恩以災傷特賜錢物賑濟卽無似此中變却自都省行下追收體例深駁物聽淮浙兩路去歲災傷之甚行路備知便使今年秋穀大稔猶恐未補瘡痍而況春夏之交稻秧未了未委逐路提轉如何見得今年秋熟便申豐稔顯是小臣無意卹民專務獻諂而戶部都省樂聞其言卽時施行追寢二聖已行之澤百姓聞之皆謂朝廷不惜飢民而惜此數百紙度牒中路翻悔爲惠不終臣忝備禁從受恩至深不忍小臣惑誤執政屯裔反汗虧汙聖德惜毫毛之費致丘山之損是以冒昧獻言伏望聖慈察臣孤忠留中省覽更不降出只作聖意訪聞戒飭執政令速降指揮更不得拘收一依前降聖旨盡用賑濟所貴艱食之民始終被惠亦免二聖已行恩命反覆追收失信天下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近有狀奏乞更賜度牒五十道用開西湖葑田仍以一面指揮本州將前來度牒變轉賑濟外所餘錢米召募艱食之民興功開淘今來纔及一月漸以見功吏民踊躍從事農工父老無不感悅忽蒙都省拘收錢米自指揮到日更不敢支動吏民失望前功併棄深可痛惜伏乞出自聖意指揮三省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自以受恩深重每有所見不敢不盡今者上忤執政下忤戶部監司伏望聖慈愍臣孤忠不避仇怨特乞留中不出以全臣子

應詔論四事狀

元祐五年六月初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賦狀奏臣近者伏觀邸報以諸路旱災內出手詔兩道其略曰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多上下厄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意者政令寬弛吏或爲害而莫知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材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感憤涕泣而言曰嗚呼陛下卽位改元於今五年三出此言矣雖禹湯之聖不惜罪己而臣子之心誠不忍聞思有以少補聖政助成應天之實使堯舜之仁名言皆行心迹相應庶幾天人感通災沴不作免使君父數出此言不勝拳拳孤忠而智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政得失獨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夜奉行殘傷其飢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爲國斂怨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謹具條件如左

一伏見元祐四年八月十九日勅節文應見欠市易人戶藉納拘收產業自來所收課利及估賣到諸般物色錢已及官本別無失陷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聖恩深厚獨知民隱誠三王推本人情之政也尋契勘杭州共有一百一十二戶合該上項勅條方且次第施行次忽准尙書戶部符據蘇州申明如何謂之折納如何謂之籍納本部已依條估覆供認伏定入官折還欠錢謂之折納已經估覆三估不伏定卽以所估高價籍定者謂之籍納惟籍納產業方許給還用此契勘遂無一戶可以應得指揮至有已給再追者於是百姓譴然出訴於庭以謂某等自失業已來父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伏幸仁聖在上昭恤如此命下之初如蒙更生今者有司添文生意又復壅隔雖有惠澤蓋與無同臣卽看詳元

初立法本爲興置市易已來凡異時民間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旣無他業不免與官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產召保立限增價出息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填償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逋欠愈多科決監錮以逮妻孥市易官吏方且計較功賞巧爲文詞致許人戶願以屋業及田土折納還官各以差官檢估取伏定文狀了日理作季限放免息罰召人添價收買方人戶在係繫之時州縣督責嚴急如有產業田土豈復自能爲主檢估伏認勢須在官雖名情願實只空文唯是頑狡之人或能抵拒以至三估未肯供狀及其既納皆是折還欠錢並籍在官有何不同聖恩寬大特爲立法以救前日之弊所稱籍納只是臨時立文出於偶爾而有司執閩妄意分別若果如申明即是善良畏事之人不蒙憂恤元初特頑狡猶與官爲競之民却被惠澤事理如此豈不倒置不惟元條無此明文實恐非朝廷綏養窮困之意及檢會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勅人戶欠市易官錢將樓店屋產折納在官並將所收房課充折別無少欠亦許給還亦不曾分別折納籍納以此相明顯無可疑自是蘇州官吏巧薄以刻爲忠曲有申明而戶部吝於出納以害仁政伏乞特加詳察不以折納籍納並依元條施行所貴失業之人均被聖恩

一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八日勅尙書戶部狀據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喬執中奏熙寧四年後來至元豐三年以前新法積欠鹽錢及有均擬等人陪填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比類市易等錢只今送納產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乞除放等事本部勘當欲並依喬執中所奏前項事理施行仍連狀奉聖旨依及準提刑司備坐元奏積欠鹽錢前後官司催納僅及六年催到貫萬不少今來所

欠並是下等貧困之人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及逐節事理遂具狀申奏今准省符前項指揮請詳朝旨施行本州契勘上件年分計有四百四十五戶自承朝旨已來迨今首尾五年纔放得二十三戶臣竊怪之以謂東南鹽法久爲民患原其造端蓋自兩浙流衍散漫遂及江南福建流弊之末人不堪命故詔令之下如救水火今者五年之久民之疾苦依然尚在朝廷德澤十不行一何也推考其故蓋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而州縣吏人因緣爲姦以市賄賂故久而不決竊詳元奏之意本謂積欠歲久前後官司催納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貧困之人旣以累經赦恩比類市易只乞與納官本價錢本部勘當以此並乞依奏仍連狀奉聖旨施行卽是執中所奏欠戶自是貧困之人皆當釋放矣省部行下務從文省止是節略元奏爲其已涉六年見今貧乏無可送納非爲更行勘會須得委是貧乏方可施行至元祐二年本州再以元豐四年已後至八年登極大赦以前積欠鹽戶奏乞除放省部看詳方始立文如委是貧乏卽依元祐元年九月十八日已降朝旨施行以顯執中當時所奏並謂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合行一例除放及節次本州與轉運司各曾申明省符與元奏詞語不同省部亦已開折緣元係連狀並依前項所奏施行事理甚明而主司堅執至今疑惑至使州縣吏人戶行造一一較量計構官司買囑隣里尙復多方指摘以肆規求待其充欲然後保明遂致其間一百四十人戶已放而復行勘會一百六十五戶申省見勘會而未圓二十五戶已圓而申稟監司及有一戶二戶旋申省部如此反復多方留難卽五年之久未足爲怪也伏惟仁聖在上憂民疾苦寤寐不忘惠澤之下宜如置郵傳命今乃中道廢格以開姦吏乞取之

路反使朝廷之恩獨與奪於州縣庸人之手省部既不鈞察官吏亦恬不爲慮甚非所以仰稱仁聖焦勞愛民之意也伏乞昭示德音申飭有司更不勘會是與不是貧乏無俾姦吏執文害意以壅隔朝廷大惠不然或斷以第三等以下並依上件朝旨施行則法令簡易一言自足矣蓋等第叅定貧富較然朝行夕至姦吏無措意也所有元豐四年以後及至八年大赦以前所欠鹽戶亦乞依此施行貼黃契勘熙寧四年以後止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人戶積欠共計五萬三百餘貫若謂非貧乏有可送納卽自元祐元年至今並不曾納到分文顯見有司空留帳籍虛數以害朝廷實惠

一伏見熙寧中天下以新法從事凡利源所在皆歸之常平使者而轉運司歲入之計惟田賦與酒稅而已方是時民財窘亟酒稅例皆減耗諸路既已經費不足上下督責益急故酒務官吏至有與庸保雜作州縣受官視事去處亦或爲小民誣譖羣飲之肆又不能售往往苟逃罪戾巧爲文致誘導無知之民以陷欠負破蕩之禍如許人供通自己或借他人產業當酒是也臣近契勘杭州自承上件指揮以來以產當酒者計一千四百三十三戶計錢一十四萬二千九百餘貫前後官司催督監錮繼以鞭笞拘當在官遣之離業又自收其粗利中間以至係羣犴獄公與私皆擾人與產俱亡十餘年間除已催到一十二萬九千四百餘貫計千二十九戶外尙有餘欠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計四百四戶歲月既久終不能填償豈非並是困窮無有之人乎尋檢會元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酒務留當產業依鹽錢例拘收以其鹽與酒事同體一故也今者鹽錢欠戶已准元祐元年九月十六日及二年九月十八日朝旨許納場監地頭官本價錢餘並除放獨酒欠至今未蒙如此施行豈容

事同體一拘收則同而除放則異此無他蓋有司不能推廣朝廷德意故也臣愚欲乞將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酒欠人戶並依所欠鹽錢已得朝旨并今來前項申明更不勘會貧乏或斷自第三等以下事理施行不惟海隅細民並蒙休澤實亦無偏無黨皇極之道也

一伏見元豐四年杭州合發和買絹二十三萬一千匹准朝旨撥轉運司錢於餘杭等縣委官置場一十一處收買尋以數內揀下不堪上供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計錢五萬五千餘貫卻勒逐場變轉是時錢重物輕一日併出既聲言行濫不受於官又須元價以冀償足捐之市中莫有顧者於是官吏惶駭莫知所爲不免一切賒貸及假借官勢抑配在民往往其間浮浪小人與無賴子弟詭冒姓名朋欺上下元買官吏苟得虛數還之有司以緩目前之禍其後督責嚴急必於取償奏立近期專委強吏十餘年間如捕寇盜除催到四萬六千餘貫外餘欠八千二百餘貫共二百八十二戶並是貧民下戶無所從出與詭冒逃移不知頭主及干繁均納之人連延至今終不能足惟有簿書以資奸吏追擾遺害未已今者伏准元祐五年四月初九日勅諸處見欠芻鹽和預買青苗錢物元是冒名無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隣里抱認或元無頭主均及干繁人以此積年未能了絕雖係元請官本況內有已該元豐八年登極大赦者依聖旨並特除放歡聲播傳和氣充塞臣於此時仰知聖德廣大正使堯湯水旱亦不足慮也然政有體事有數體雖備而數不能悉言雖不及而意在是者蓋非俗吏所能知也臣輒不避僭妄竊詳和買之法以錢與民而收絹猶是補助耕斂之意公私兩有利也元豐官吏以絹與民而收錢又皆行濫弃捐之餘取價倍稱不實之直賒貸抑配以苟免一時

失陷之責，即是利專自爲，害專在民也。事理人情，輕重可見。聖恩矜恤，宜在所先。臣愚以謂元豐四年退賣物帛既同是和買之名，又有非法病民之實。自合依今年四月九日朝旨施行外，伏望朝廷深念前項弊害，止是出於一時官吏私意，非如蠶鹽和預買青苗天下公共之法，更賜加察，告示矜寬，不以有無頭主是與不是冒名，及隣里抱認與均及干繫人並特與除放，是亦稱物平施天之道也。

右所有四事，伏望聖慈特察。臣孤忠志在愛君，別無情弊。更賜清問左右大臣，如無異論，便乞出勅施行。若後稍有一事一件不如所言，臣甘伏罔上誤朝之罪。若復行下有司，反復勘當，必是巧爲駁難，無由施行。臣緣此得罪，萬死無悔。但恨仁聖之心，本不如此。如天降甘雨，爲物所隔，終不到地，可爲痛惜。而況前件四事錢物數目雖多，皆是空文，必難催索。徒使胥吏小人緣而爲姦，威福平民，故臣敢謂放之則損虛名而收實惠，不放則存虛數而受實禍。利害較然，伏望聖明特出宸斷，天下幸甚。臣愚惱少慮，言語籠疎，干犯天威，伏俟斧鑕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伏見四方百姓，皆知二聖恤民之心，無異父母。但臣子不能推行政，致澤不下流。日近以蘇州官吏妄有申明折納籍納一事，戶部從而立法，致已給還產業，却行追收。人戶詣臣哀訴，皆云黃紙放了白紙却收，有泣下者。臣竊深悲之。自二聖嗣位以來，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爲艱闊，故四方皆有黃紙放而白紙收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有司，然陛下亦未嘗峻發德音戒勅大臣，令盡理推行，則亦非獨有司之過也。況臣所論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催理。除是復用小人如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

事權濟其威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只循常法何緣得三五年後人戶竭產伍保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謂之聖恩矣伏見坤成節在近天下臣子皆以放生爲忠度僧爲福臣愚無知不識大體輒敢以此四事爲獻伏望留神省覽指揮執政便與施行導迎天休以益聖算其賢於放生度僧亦遠矣若陛下不少留神執政只作常程文字行下一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海中民復何望矣臣言狂意切必遭衆怒伏乞聖慈只行出前件奏狀留此貼黃一紙更不出以全孤危庶使愚臣今後每有所聞得盡論列以報二聖知遇之恩萬分之一也臣不勝大願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闢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糴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飢則用物薄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觀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糴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飢僅既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它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

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解斛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糴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谷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莊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況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已來區區獻言屢演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斛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斛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糴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逼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爲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爲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垾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璣自常潤還所言略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聞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紅棖撈擗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穀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

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糴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糴賣未已。又緣去年吳傷放稅及和糴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發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糴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飢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糴紝帶金玉。橫戶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糴過常平米。見在絕數少。熙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飢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糴。今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斗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飢餓愈速。和糴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其實。聞奏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准備常平斛斗出糴救飢。如合准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糴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聞之。道路閩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云邵武軍有強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恩餘黨。轉運司見令衢州官吏就近體訪。雖未知虛實。然恐萬一有之。不可不預慮也。

又貼黃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累言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至爲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西道狀皆云水旱。且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苟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容希媚。況推誠之道。君人大本。苟一方不稔。當卽日救濟其飢貧。況可疑之耶。帝曰。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言過矣。絳等稽首再拜。帝曰。今後諸道被水旱飢荒之處。速宜蠲貸之。又按本朝會要。太宗嘗語宰臣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聞不至流亡。兼無飢殍。亦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以拯救飢民。臣近者每觀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勻調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餓殍流亡。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豐熟不須先知。人人爭奏災傷。正合預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奏浙西災傷第二狀

元祐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龍岡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爲浙西數郡。淫雨風濤爲害。恐災傷之勢甚於去年。而常平斛斗例皆出糴。見在數少。恐來年民間闕食。無可賑濟。乞備錄臣奏下戶部及本路提轉鈐轄司相度。合如何擘畫收糴準備。出糴未蒙施行。今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皆連晝夜大風雨。二十四日雨稍止。至夜復大雨。竊料蘇湖等州風濤所損必加於前。若不早作擘畫。廣行收糴。常平斛斗準備。則來歲必有流殍之憂。伏惟聖慈早賜恩救。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臣別無材術。惟知屢奏。噴瀆聖聽。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卷八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檢會杭州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泉州百姓徐載公案爲徐載不合專擅爲高麗國雕造經板二千九百餘片公然載往彼國卻受酬答銀三千兩公私並不知覺因此構合密熟遂專擅受載彼國僧壽介前來以祭奠亡僧淨源爲名欲獻金塔及欲住此尋師學法顯是徐載不畏公法冒求厚利以致招來本僧搔擾州郡况高麗臣屬契丹情僞難測其徐載公然交通略無畏忌乞法外重行以警閩浙之民杜絕姦細奉聖旨徐載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市舶司準密州關報據臨海軍狀申準高麗國禮賓院牒據泉州綱首徐成狀稱有商客王應昇等冒請往高麗國公憑却發船入大遼國買賣尋捉到王應昇等二十人及船中行貨並是大遼國南挺銀絲錢物并有過海祈平安將入大遼國願子二道本公司看詳顯見閩浙商賈因往高麗遂通契丹歲久跡熟必爲莫大之患方欲具事由聞奏乞禁止近又於今月初十日據轉運司牒準時州申報高麗人使李資義等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仍是客人李球於去年六月內請杭州市舶司公憑往高麗國經紀因此與高麗國先帶到寶封文字一角及寄搭松子四十餘布袋前來本公司看詳顯是客人李球因往彼國交構密熟爲之鄉導以希厚利正與去年所奏徐載情理一同見今兩浙淮南公私騷然文符交錯官吏疲於應答須索假借行市爲之憂恐而自明及潤七州舊例約費二萬四千六百餘

貫未論淮南東兩路及京師館待賜予之費度不下十餘萬貫若以此錢賑濟浙西飢民不知全活幾萬人矣不惟公私勞費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患其漸可憂皆由閩浙姦民因緣商販爲國生事除已具處置畫一利害聞奏外勘會熙寧以前編勅客旅商販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違者並徒二年船物皆沒入官竊原祖宗立法之意正爲深防姦細因緣與契丹交通自熙寧四年發運使羅拯始遣人招來高麗一生厲階至今爲梗熙寧編勅稍稍改更慶曆嘉祐之法至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勅惟禁往大遼及登萊州其餘皆不禁又許諸蕃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元祐編勅亦只禁往新羅所以姦民猾商爭請公憑往來如織公然乘載外國人使附搭入貢搔擾所在若不特降指揮將前後條貫看詳別加刪定嚴立約束則姦民猾商往來無窮必爲意外之患謹具前後條貫畫一如左

一慶曆編勅客旅於海路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即爲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科違制之罪

一嘉祐編勅客旅於海道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至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越過所禁地分官司即爲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納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以違制論

熙寧編勅諸客旅於海道商販於起發州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往某處出賣召本土有物力戶三人結罪保明委不夾帶禁物亦不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卽爲出給公憑仍備錄船貨先牒所往地頭候到日點檢批鑒公憑訖却報元發牒州卽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北界高麗新羅并登萊界商販者各徒二年

元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書劄子節文諸非廣州市船司輒發過南蕃網船紅非明州市舶司而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去官原減其發高麗船仍依別條

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勅節文諸非杭明廣州而輒發海商舶船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原減諸商賈由海道販諸蕃惟不得至大遼國及登萊州卽諸蕃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

元祐編勅諸商賈許由海道往外蕃興販並具人船物貨名數所詣去處申所在州仍召本土有物力戶三人委保物貨內不夾帶兵器若違禁以堪造軍器物并不越過所禁地分州爲驗實牒送願發舶州置簿抄上仍給公據方聽候回日許於合發舶州住舶公據納市舶司卽不請公據而擅行或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新羅登萊州界者徒二年五百里編管

右謹件如前勘會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指揮最爲害事將祖宗以來禁人往高麗新羅條貫一時削去又許商賈得擅帶諸蕃附船入貢因此致前件商人徐俄王應昇李球之流得行其姦今來不可不改乞三省密院相度裁定一依慶曆嘉祐編勅施行不惟免使高麗因緣猾商時來朝貢搔擾中國實免中國姦細因往高麗遂通契丹之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明戶部符節略賑濟狀

元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以今年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尋於七月十五日具狀奏聞乞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斗出糴救饑如合準備卽具諸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糴救濟卽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今准尚書戶部符本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准都省批送下八月四日勅中書省知杭州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勘會今年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及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合如何準備救濟候勅旨八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奉勅如右牒到奉行都省批八月五日辰時送戶部施行內相度仍限半月者右臣竊詳戶部符內止是節略行下旣奉聖旨依奏卽未審元初並依臣所奏係有司節略爲復只依今來戶部符下一節事理切緣臣前奏所乞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糴救濟卽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之意蓋欲逐司官吏依實相度不敢滅裂須至再具申明伏乞朝廷檢會臣前奏逐節事理特賜明降指揮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

元祐五年九月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准尚書戶部符准勅知杭州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勘會今年五六月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

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合如何準備救濟奉聖旨依奏都省批內相度限半月。本公司今相度到準備救濟事件如左。

一本司勘會去年八九月間杭州在市米價每斗六十足至十一月足長至九十五足其勢方踊貴間因朝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卽時米價減落及本州正月內便行出糴常平米至七月終共糴一十八萬餘石以此米價無由增長人免流殍今者在市米見今已是七十五文足至冬間轉運司收糴上供額斛及檢放秋稅軍糧恐有闕少亦須和糴取足又本州須糴常平米二十餘萬石諸州亦各收買似此爭糴必須踊貴縱使大破官錢收糴得足亦恐來年闕食小民必不辦高價收買官米至時若米貴人飢本公司必須奏乞減價出賣竊料仁聖在上必不忍坐視人飢不許減價約度浙西諸郡今年必須和糴常平米五十餘萬石準備來年出糴若價高本重至時每斗只減十文亦須坐失五萬餘貫而况饑餓已成流殍不已則朝廷所以救恤之者其費豈止五萬貫而已哉欲乞聖慈特許寬減轉運司今來上供額斛一半仍依去年例令折價錢置場收買金銀紬繩上供則朝廷無所耗失而浙中米價稍平常平米收糴得足來年不止大段減價出賣耗折常平米錢一路之人得免流殍爲惠不小勘會去年本公司亦乞寬減上供額斛一半准勅只許寬減三分之一今來災傷及檢放秋稅次第皆甚於去年又緣連年災傷民力愈耗合倍加存卹所以須奏乞寬減一半伏望聖慈憐愍一方特依所乞盡數寬減

勘會熙寧八年兩浙饑饉朝旨截撥江西及本路上供斛料一百二十五萬石賜本路賑濟只緣本

路奏乞後時不及於事卒死五十萬人去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聖旨令發運司撥上供斛斗二十萬石賜本路減價出糴所費只及熙寧六分之一然及時濟用倉廩有備米不騰踊人免流殍本公司今來勘會蘇湖常秀等州類年災傷人戶披訴已倍去歲檢放苗米亦必加倍不惟人戶闕食亦恐軍糧不足欲乞檢會去年體例更賜加數特與截撥本路或發運司上供斛斗三十萬石令本路減價出糴或用補軍糧之闕伏望聖慈愍念一路軍民特與盡數應副

右謹件如前本公司已具上項事件關牒本路轉運提刑司照會相度施行去訖深慮轉運司官吏職在供餽所有寬減額斛難於自言伏望聖明以一方生靈爲心非爲苟寬官吏之責特賜過慮及早施行又况所乞數目雖廣而所耗損錢數不多若待飢餓已成然後垂救則所費十倍無及於事伏乞決自聖意指揮三省更不下有司往復勘當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

元祐五年九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近准朝旨令本公司及轉運司提刑司相度準備來年被災閑食人戶本公司已具二事聞奏乞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一半截撥上供米三十萬石準備及補軍糧之闕未蒙回降指揮本公司再相度來年準備大計全在廣糴常平斛斗於正月以後便行出糴平準在市管價以免流殍之災此外更無長策今來選差官吏開倉和糴優估米價戒約專斛不得乞覓非不嚴切然經今一月並無一人赴倉入中體問得蓋是蘇湖常秀大段災傷兼自八月半間至今陰雨不止災傷之餘所收無幾又少遇晴乾已熟者不得刈已刈者不得舂有穀無米日就腐壞見今訪

聞蘇秀州在市米價已是九十五文足添長之勢炎炎未已本公司欲便令杭州添價收糴不惟助長米價爲小民目下之患又官本既貴來年難爲出糴若不添錢又恐終是收糴不行來年春夏間闕米出糴必有流殍之憂竊料至時難以諱言災傷官吏亦須略具事實聞奏仁聖在上理無不救必須多方於鄰路擘畫解糴賑濟若不預爲之防則恐鄰路無備臨時擘畫不行須至先事奏乞者右本公司勘會去歲朝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却令將折斛錢買銀絹上供又今年本公司亦奏乞寬減額斛一半如蒙施行即轉運司折斛錢萬數不少又勘會提刑司今年諸州糴常平米至多所管常平司官錢萬數不少但有錢無米坐視餓殍爲憂不細欲乞聖慈過爲防慮特勅發運司相度擘畫錢本於江淮近便豐熟州軍差官置場和糴白米五十萬石嚴賜指揮須管數足仍般運至真揚州椿管若令來春本路闕常平米出糴即令發運司撥發於逐州下卸仍以本路常平錢充還若至時本路常平米有備不須般運上件米出糴即就撥充本路轉運司上供額斛却以寬減折斛錢充還如此卽於朝省錢物無所耗損而於本路生靈億萬性命稍免溝壑之憂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今年災傷實倍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樂檢放諱言災傷只如近日秀州嘉興縣因不受訴災傷詞狀致踏死四十餘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處以踏死人多獨彰露耳若朝廷只據逐處申奏及檢放秋稅分數卽無由盡見災傷之實又臣試切見轉運提刑司所奏災傷皆無迫切懲至之語朝論必以臣爲過當然臣實見連年災傷父老皆言事勢不減熙寧民間有錢尙困無米餓死數十萬人况今民間絕無見錢若又無米則流殍之災未易度量伏望聖慈深爲防慮若來年人戶元不闕

食不須如此擘畫則臣不合過當張皇之罪所不敢詞縱被誅謫終賢於有災無備坐視人死而不能教也

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

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年六月九日輒具朝廷至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爲有司所格沮使王澤不得下流者四事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產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爲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恩已許只納產場鹽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請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產當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揀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並抑勒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尚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然臣具此奏論經今一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四事早賜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尙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仍連元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別具聞奏仍仰戶部指揮根究前奏申尙書省

進何去非備論狀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明塵侍從常求勝己以爲報國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章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奉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

舉免解。答策廷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爲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强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爲一言推轂。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爲徐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覽。如臣言不繆。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士。書之史冊。足爲光華。若後不知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朝旨。相度準備來年賑濟闢食人戶。尋具畫一事件。聞奏內多糴常平以備來年出糴。平準市價一事。最爲要切。見今浙西諸郡米價雖貴。然亦不過七十足。竊度來年青黃不交之際。米價必無一百以下。至時若依元價出糴。猶可以平壓翔踊之患。終勝於官無斛斗。坐視流殍。而提刑司專務斬惜。兩三錢逼行文字。減勒官估。臣已指麾杭州不得減價。依舊作七十收糴。見今亦不過糴得三萬餘石。其餘諸郡。不敢有違。訪聞蘇秀最係出米地分。見今不過糴得二三萬石。而湖州一處。災傷爲甚。提刑司已指麾本州住糴。却令蘇州撥常平米五萬石與湖州。又令秀州撥十萬石與杭州。若湖得五萬石。猶恐未足於用。而蘇秀撥十五萬石。深藏逐州。不免妨闢。若新糴不多。即是兩頭闢事。而般運水脚兵。稍有偷盜耗失之費。亦與所減兩三錢不爭。若使來

年官米數少不能平壓市價致有流殍更煩朝廷截撥解貯散與饑民則爲十倍之費乃是所減毫毛而所損丘山大爲非策訪聞諸郡富民皆知來年必是米貴各欲廣行收糴以規厚利若官估稍優則農民米貨盡歸於官此等無由乘時射利吞併貧弱故造作言語以搖官吏皆言多破官錢深爲可惜若便爲減價住糴正墮其計况今來已是十月下旬不過更一二十日即無收糴縱却添價亦不及事恐有誤來年出糴大事所以須至別作擘畫仰訴朝廷緣臣先於九月十七日會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和糴五十萬石以備常平米不足般取出糴却以本路常平錢還發運司若常平米足用即充本路轉運司上供米仍以額斛錢撥還兼勘會淮南大熟揚州高郵軍米價甚平若行此策顯無妨害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與此一方連年被災之民廣作準備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勘會今年本路風水之災倍於去年本公司累具合行救濟事件聞奏伏料仁聖在上必已矜察見今蘇湖杭秀等州米價日長杭州所糴糴米以備出糴每斗不下六十七至七十足錢猶自收糴不行恐須至更添錢招買方稍足用竊計開春米價必是翔踊若依條不虧元價出糴則官本已重小民艱於收糴無以救濟貧下平準市價若奏乞減價出糴又恐耗失常平官本亦非長策貼黃常平錢米豐凶之際平準物價以救民命繫利害至重本公司已累奏乞指揮諸路專行糴糴不得別將他用如召募飢民興土功水利之類有出無入即漸耗散伏望朝廷留意杭州裏外見管義倉米四萬餘石準備災傷之年並許俵散賑濟本州相度若待餉僅已成

方將上件義倉米盡行俵散亦未能盡濟饑民惟是開春已後纔見在市米價增長即便將義倉常平米價出糴但市價不長則一郡之民人人受賜今來起請欲乞將常平米除係三年以上依條合減價外其餘並每斗減五文內係今年貴價收糴者每斗減二十文足出糴仍將義倉米隨色額估定賤價一處出糴所收錢並用填還常平所虧官本錢如填還足外尙有剩數亦許撥填本路別州常平米所虧官本錢仍下浙西諸郡依此體例施行所貴本路明年飢民普得賤米吃用全活億萬性命其利至博而其實止於耗却義倉元不破官本米貨十餘萬石况自有條災傷之歲許將義倉米俵散但俵散之所及者狹不如出糴之利所及者廣伏望聖慈特出宸斷早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本司相度來年艱食之勢深可憂畏若候饑饉已成疾疫已作仁聖在上必須廣作擘畫錢米救濟其費必相倍蓰若行本司所奏開春便行出糴則米價不長億萬生聚人人蒙賜緣今年已是十一月末乞速賜施行所貴正月內便得開倉出糴

乞擢用劉季孫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路分都監左藏副使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察擢置邊庭要害之地觀其設施別

加陞進不獨爲忠義之勑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子珪師號狀

元祐五年十二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勘會杭州平陸本江海故地惟附山乃甘泉其餘井皆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其後白居易亦治湖浚井以足民用嘉祐中知州沈遘增置一大井在美俗坊今謂之沈公井最得要地四遠取汲而創始減裂水常不應至熙寧中六井與沈公井例皆廢壞知州陳襄選差僧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人董治其事修完既畢歲適大旱民足於水爲利甚博臣爲通判親見其事經今十八年沈公井復壞終歲枯涸居民去水遠者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而軍營尤以爲苦臣尋訪求熙寧中修井四僧而三人已亡獨子珪在年已七十精力不衰問沈公井復壞之由子珪云熙寧中雖已修完然不免以竹爲管易致廢壞遂擘畫用瓦筒盛以石槽底蓋堅厚鏽捍周密水旣足用永無壞理又於六井中控引餘波至仁和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爲二井皆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甘水殆逼一城軍民相度若非子珪心力才幹無緣成就緣子珪先已蒙恩賜紫欲乞特賜一師號以旌其能者右臣體問得靈石多福院僧子珪委有戒行自熙寧中及今兩次選差修井營幹勞苦不避風雨顯有成效如蒙聖恩賜一師號卽乞以惠遷爲號取易所謂井居其所而遷之義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徽進應詔所論四事狀前運元祐五年六月奏狀

元祐六年正月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去年六月具狀奏聞乞申明給還市易折納產業及除放積欠鹽錢并人戶欠買退綢錢四事未蒙回降指揮今月五日准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尙書省劄子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臣別具聞奏者今重具到元奏狀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竊見浙中州縣市井人煙比二十年前不及四五所在酒稅課利虧欠只如杭州酒務課利昔年三十餘萬貫今來只及二十餘萬貫其它大率類此朝廷力行仁政不爲不久而公私凋耗終不少蘇蓋是商賈物貨元未通行故也自來民間買賣例少見錢惟藉所在有富實人戶可倚信者賒買而去歲之往來常買新貨却索舊錢以此行商坐賣兩獲其利今浙中州縣所理私債太半係欠官錢人戶官錢尙不能足私債更無由催以此商旅不行公私受害若行此四事則官之所失止是虛數而人戶一蘇三二年間商旅必復通行酒稅課利漸可復舊所補不小

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

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檢准熙寧十年十月十一日中書劄子節文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趙抃奏伏見故吳越國王錢氏有墳廟在本州界欲乞兩縣應管錢氏諸墳廟每縣選委僧道一名專切主管內錢塘縣界文穆王元瓘等二十六處墳廟勘會當州天慶觀道正通教大師錢自然本錢氏直下子孫欲令錢自然永遠住持并臨安縣界武肅王鏗等墳廟十一處今召到本縣淨土寺賜紫僧道徹乞依錢自然例主管又勘會得文穆王元瓘墳廟并忠獻王

仁佐墳並在龍山界其側有香火妙因院本錢氏建造見是道正錢自然權令徒弟道士在彼看守欲
改賜觀額令錢自然已下徒弟永遠住持漸次修葺兼得就使照管墳廟不至荒廢奉勅依奏其錢塘妙
因院特改賜表忠觀爲額并臨安淨土寺令尙書祠部每遇同天節各特與披荆童行一名又准元豐五
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皇城使慶州防禦使錢暉等奏臣等先臣祠廟在杭越二州者五所墳廟
在錢塘臨安兩縣者六十餘處獨臨安有田園房廊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貫有奇太平興國已後寄納本
縣至大中祥符間本處申明蒙朝旨令杭州樓店務於軍資庫作臣家錢寄納日後不會請領近歲先臣
祠廟例皆摧塌私家無力修葺前項寄納錢數雖多切緣年歲深遠不敢更乞支給今只乞降指揮下杭
州許將臨安縣舊田園房廊撥還臣家庶收歲課漸次完補墳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右奉聖旨宜令杭
州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置簿拘管只得修葺墳廟不得別將支用劄付杭州准此者臣檢會熙
寧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據管內道正錢自然狀乞將臨安縣祖先置到產業每年收掠貲錢一千三百五
十四貫修葺諸處墳廟此時差官檢計到錢塘臨安縣所管錢氏墳廟委是造來年深木植朽損共合用
工料價錢一萬二千八百九十九文及臨安縣勘會到管納錢氏歸官房廊田產等貯錢年
納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送納軍資庫尋係本州申奏乞將臨安縣管催上件貯錢支撥修
葺約計九年方得完備直至元豐五年內因皇城使錢暉等奏乞方准當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奉聖
旨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修葺墳廟不得別將支用自後至元祐五年雖支得四千五百貫省蓋
爲廟宇舊屋間架元造廣大一百餘年不曾修治例皆損壞須得一起修葺稍可完補若每年只支得五

百貫雖逐旋修得大段倒損去處又爲連接屋宇數多隨手損塌自熙寧十年檢計只今又及一十四年尋於去年再差官重行檢計到兩縣墳廟已修再損未及修屋宇神像等共合用工料價錢內臨安縣四千三百五十八貫一百四十四文省錢塘縣一萬二千五百二十貫五百九十一貫文省兩縣共合用工料價錢計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八貫七百三十五文省須至奏陳者右臣竊惟錢氏之忠著於甲令朝野共知不待臣言而墳廟荒毀行路嗟傷就使朝廷特賜錢物爲之修完猶不爲過而况本家自有地利房錢可以支用豈忍利此毫末歸之有司恭惟神宗皇帝深念錢氏之忠特改妙因院賜名表忠觀仍使其裔孫道士錢自然住持而有司不能推明聖意奏乞盡數撥還地利房錢以助修完經今十四年表忠觀既未成就而諸處墳廟依前荒毀使先帝表顯忠臣之意徒爲空言臣愚欲望聖慈特許每年臨安縣所收地利房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令表忠觀每遇修本觀及杭越州諸墳廟卽具所修名件及合用錢數赴州請領仍候修造了差官檢計具委無大破保明申州所貴事體稍正毋使小民竊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如蒙朝廷依奏卽乞指揮本州將逐年所收到上件地利房錢令須椿管只得充修造表忠觀及錢氏墳廟使用官私不得別行支借使用

元祐六年三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赭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峻，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峻。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宜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讼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沒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爲潮水卷去。行路爲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峻，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峻，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腳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浸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述數。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弃地，鑿爲運河，貼黃石門新河若出定山之南，則地皆斥鹵，不壞民田，又自新河以北，江水不到，淮以河水皆可化爲良田。然近江土薄，萬一數十年後，江水轉移，河不堅久，若自石門

並山而東出定山之北則地堅土厚久遠無虞然度墮民田五六千畝又失所謂良田之利體問民田之良者不過畝一千以錢償之亦萬餘緡而已此二者更乞命監司及所差官詳議其利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于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于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戒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璣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爲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爲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嶮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淮之嶮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嶮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嶮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點黃董華所料只是約度大數若蒙朝廷相度可以施行更乞別差官入細計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其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亦易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費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今建此議不知者必有二難其一不過謂浙江浮山之嶮經歷古今賢哲多矣若可平治必不至今日知此乃巷議臆度不足取信只如龜山新河易長淮爲安流近日呂梁之嶮竊聞亦已平治豈可謂古人偶未經意使謂今人不可復作其一不過謂並江作岸爲潮水所衝齧必不能經久今浙江石岸亦有成規自古本用木岸轉運使張夏始易以石自龍山以東江水溢深石岸立於漲沙之上又潮頭爲西陵石礮所射正戰於岸下而四五十年隱然不動雖時有缺壞隨卽脩完人不告勞官無所費今自大慈浦以西江水皆露出石脚而潮頭自龍山轉向西南則岸之易成而難壞非張夏所建東堤之比也

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

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蒙恩詔召赴闕庭竊以浙西二年水災蘇湖爲甚雖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故自下塘路由湖入蘇目觀積水未退下田固已沒於深水今歲必恐無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婦女老弱日夜車畎而淫雨不止退寸進尺見今春晚並未下種鄉村闕食者衆至以糟糠雜芹蕷食之又爲積水占壓薪駕難得食精飲冷多至脹死並是臣親見卽非傳聞春夏之間流殍疾疫必起逐州去年所糴常平米雖粗有備見今州縣出賣米價不甚翔踴但鄉村遠處飢餓之民不能赴城市收糴官吏欲差舡載米下鄉散糴卽所須數目浩瀚恐不能足用夏秋之間必大乏絕又自今已往若得淫雨稍止卽農民須趁初夏秧種車水耕耘之勞十倍常歲全藉糴米接濟見今已自闕食至時必難施功縱使天假之年亦無所望公私狼狽理在必然臣去歲奏乞下發

運司於江東淮南豐熟近便處糴米五十萬石準備浙西災傷州軍般運兌撥出糴賑濟尋蒙聖恩行下云已降指揮令發運司兌撥令起上供并封椿等錢一百萬貫趁時糴賣斛引封椿準備移用送戶部依已得指揮餘依浙西鈐轄司所奏施行聖旨既下本路具聞農民欣戴始有生意而發運司官吏全不上體仁聖恤民之意奏稱淮南江東米價高貴不肯收糴勘會浙西去歲米價例皆高貴杭州亦是七十足錢收糴壹斗雖是貴糴猶勝於無米坐視民死今來發運司官吏親被聖旨全不依應施行只以米貴爲詞更不收糴使聖主已行之命頓成空言飢民待哺之心中塗失望却便指準前年朝旨所撥上供米二千萬石與本路內出糴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石有零充填今來五十萬石數目外只乞於上供米內更截撥二十萬石與本路相兼出糴切緣上件出糴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餘石久已椿在本路臣元奏乞於發運司糴五十萬石之時已是指準上件米數支用外合更要五十萬石今來運司却將前件聖恩折充今年所賜吏民聞之何由心服臣已累具執奏未奉朝旨今來親見數州水災如此飢殍之勢極可憂惧旣忝近侍理合奏聞豈敢爲已去官遺患後人更不任責伏望聖慈察臣微誠垂愍一方特賜指揮發運司依元降指揮除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兌撥三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糴借貸如發運司去年元不收糴無可兌撥卽乞一面截留上供米充滿五十萬石數目却令發運司將封椿一百萬貫錢候今年秋熟日收糴填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爲然待飢餓疾疫大作方行賑濟卽恐須於別路運致錢米累雖百萬亦恐不及於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發運司奏云淮南宿亳等州災傷米價高處七十七文江東米價高處七十文切緣臣元奏乞於

豐熟近便處收糴。訪聞揚楚之間，穀熟米賤。今來發運司却引宿亳等州米價最高處，以拒塞朝旨。顯非仁聖勤恤及臣。元奏乞本意，又貼黃。若依發運司所奏，將出糴不盡一十六萬七千有餘石充數外，猶合撥三十四萬石方滿五十萬數。今來只撥二十萬石，顯虧元降聖旨一十四萬石。而況上件出糴不盡米已係前年聖恩所賜，發運司不合指準充數，顯虧三十萬石。又貼黃如蒙施行，乞下轉運司多撥數目與蘇湖州，如合賑濟，更不拘去年放稅分數施行。

又貼黃，若行下有司，反復住滯，必不及事。只乞斷自聖心，速降指揮。

杭州召還乞郡狀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_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皇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囉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盞，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卽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卽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

直初不諳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難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稍工鬻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卽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卽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卽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卽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伸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銜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适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

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自加誣執其間曖昧潛懶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鬲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教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爲災卽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麻字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摶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險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僥幸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

殞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受聖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盡言無隱必致當途怨怒愈爲身災君臣不密周易所戒故親書奏狀眼昏字大又涉不恭進退惟谷伏望聖慈寬赦臣不勝戰恐之至

撰上清儲祥宮碑奏請狀

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近准敕修蓋上清儲祥宮將欲了畢合用修宮記差臣撰文并書石今有下項事合奏請者

一竊見上清宮元係太宗皇帝創建於慶曆中遺火焚蕩今欲見元建及遺火年月乞下史院檢會降下

一今來上清儲祥宮係神宗皇帝賜名方議修蓋至元祐中蒙內出錢物修蓋成就今欲見先朝所賜錢物并今來內出錢物數目及係是何庫錢支撥或係太皇太后皇帝本殿錢物並乞檢會降下
一个欲見神宗皇帝賜名修宮因依及二聖賜錢修蓋成就意指乞賜頒示

一臣竊見朝廷自來修建寺觀多是立碑仍有銘文於體爲宜若只作記卽更無銘未委今來爲碑爲記乞降指揮

一准敕差臣書石合書篆額人銜位姓名乞檢會降下

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單鈔吳中水利書狀單鈔書附卷末

元祐六年七月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爲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年今年雖爲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澗爲太湖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輒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況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谼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略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鍔有水學故召問之出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它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愍惜乞下臣言與鍔

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敕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意況臣老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以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乞郡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朝廷以安靜爲福人臣以和睦爲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爲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屢以血懸頻于一郡非獨顧衰命爲保全之計實深爲朝廷求安靜之理而事有難盡言者臣與賈易本無嫌怨只因臣素疾程頤之姦形於言色此臣剛摶之罪也而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爲文仲所奏頤旣得罪易亦坐去而易乃於謝表中誣臣弟轍漏泄密命緣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召爲臺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囚人顏章等以此見易於臣不報不已今旣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臣之綿劣豈勞排擊觀其意趣不久必須言臣并及弟轍旣備位執政進退之

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屬結黨與。再三論奏，煩瀆聖聽。朝廷無由安靜，皆臣愚憲，不早迴避所致。若不早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顧無罪，中無所愧，而於二聖眷待獎與之意，則似不終竊惟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除一郡。此疏即乞留中，庶以保全臣子，取進止。

貼黃臣前在南京所奏乞留中一狀，亦乞更賜詳覽施行。

又貼黃臣從來進用，不緣他人中外明知，獨受聖眷，乞賜保全，令得以理進退。若不早與一郡，使臣不免被人言而出，天下必謂臣因蒙聖知，故遭破壞，所損不細矣。

又貼黃臣未請杭州以前，言官數人造作謗議，皆言屢有章疏言臣二聖曲庇，不肯降出。臣尋有奏狀，乞賜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羅織，以無爲有，只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離間大臣之類。中外傳笑，以謂聖世乃有此風。今臣若更少留，必須捨拾似此等事，雖聖明洞照有無，而黨與既衆，執奏不已，則朝廷終亦難遠其意。縱未責降，亦須出臣，勢必如此。何如今日因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以全二聖始終之恩。若聖慈於臣眷眷不已，不行其言，則必須騰謗，以謂二聖私臣，曲行庇蓋。臣旣未能補報萬一，而使浮議上及聖明，死有餘罪矣。伏乞痛賜閔察，早除一郡。

乞將上供封椿斛，對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糴米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爲一，農民柄於丘墓，舟楫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聞見，流殍之勢甚於熙寧。臣聞熙寧中，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餘萬，未數他郡。今旣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

亦須七月方見新穀。其間饑饉變故，未易度量。其人雖號柔弱，不爲大盜，而宣歙之民，勇悍者多以販鹽爲業，百十爲羣，往來浙中，以兵杖護送私鹽。官司以其不爲他盜，故略而不問。今人旣無食，不暇販鹽，則此等失業聚而爲寇，或得豪猾爲之首帥，則非復巡檢縣尉所能辦也。恭惟二聖視民如子，苟有可救，無所吝惜。凡守臣監司所乞，一一應副，可謂仁聖勤恤之至矣。然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糴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卒免流殍。蓋緣官物有限，飢民無窮，若兼行借貸俵散，則力必不及，中路閼絕，大誤飢民，不免拱手而視億萬之死也。不如併力一意專務糴米。若糴不絕，則市價平和，人人受賜，縱有貧民無錢可糴，不免流殍。蓋亦有限量矣。臣昨日得杭州監稅蘇堅書報，臣云：杭州日糴三石，過七月無米可糴。人情汹汹，朝不謀夕。但官場一日米盡，則市價倍踊，死者不可勝數。變故之生，恐不可復以常理度矣。欲乞聖慈速降指揮，令兩浙運司限一兩日內，約度浙西諸郡合糴米斛，酌中數目，直至來年七月終，除見在外，合用若干石，入急遞奏聞。候到卽指揮發運司官吏於轉下諸路封樁，及年計上供錢斛內，擧畫應副，須管接續起發，赴浙西諸郡糴賣。不管少有闕絕，仍只依地頭元價及量添水腳錢出賣，及賣到米脚錢，並用收買金銀還充上供及封樁錢物，所貴錢貨流通，不至錢荒。所有借貸俵散之類，候出糴有餘，方得施行，似此計置。雖是數目浩瀚，然止於糴賣不失官本，似易應副。但令浙西官場糴米不絕，直至來年七月終，則雖天災流行，亦不能盡害陛下赤子也。如蒙施行，卽乞先降手詔，令監司出榜曉諭軍民，令一路曉然知朝廷已有指揮。令發運司將上供封樁解斛，應副浙西諸郡糴米，直至明年七月終。不惟安慰人心，破姦雄之謀，亦使蓄積之家，知不久官米大至，自然趁時出賣，所濟不少。惟望

聖明深愍一方危急，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糴米五十萬石，蒙聖恩依奏施行。仍賜封椿錢一百萬貫，令糴米而發運司以本路米貴爲詞，不肯收糴。去年若用貴價收糴，不過每斗七十足錢，盡數收糴，猶可得百餘萬石，則今年出糴所濟不少。其發運司官吏不切遵凜之罪，朝廷未嘗責問。習玩號令，事無由集。今來若行臣言，卽乞嚴切指揮，發運司稍有闕誤，必行重責。所貴一方之民，得被實惠，所下號令，不爲空言。

乞擢用程遵彥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謂朝廷用人，以行實爲先，以才用爲急。二者難兼，故常不免偏取。而端靜之士，雖有過人之行，應務之才，又皆藏器待時，恥於自獻。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輩，固當各舉所聞，以助樂育之意。伏見左朝散郎前簽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遵彥，吏事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絕人者。母性嚴甚，遵彥甚宜其妻，而母不悅，遵彥出之。妻旣被出，孝愛不衰。歲時伏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悅，遵彥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爲僕妾之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友之士，殆不能過。臣與之同僚二年，備得其實。今替還都下，未有差遣。碌碌衆中，未嘗求人。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賜採察，量材錄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教厲孝悌，激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自杭州召還以來。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曾兩具劄子。乞留中省覽。傾瀝肝膽。不爲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退伏思念。不寒而慄。然臣計之已熟。若干忤天威。得罪分明。不避權要。獲譴曖昧。臣今來甘被分明之罪。不願受曖昧之譴。臣聞賈易購求臣罪。未有所獲。只有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一事。必欲收拾砌累。以成臣罪。易前者乞放顏益。已蒙施行。今又乞放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傾臣。只如浙西水災。臣在杭州及替還中路。并到闕以來。累次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恩採納施行。而易扇搖臺官安鼎楊畏。並入文字。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驗。治其尤者。宰相以下。心知其非。然畏易之狠。不敢不行。賴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方持其議。易等但務快其私忿。苟可以傾臣。即不顧一方生靈。墜在溝壑。若非給事中范祖禹諫官鄭雍姚勔偶非其黨。猶肯爲陛下腹心耳目。依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更不敢以實奏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陛下指揮執政。擊勦救濟。非不丁寧。而易等方欲行遣官吏。言災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僥倖行下。顯是威勢已成。上下協服。寧違二聖指揮。莫違賈易意旨。臣是何人。敢不迴避。若不早去。不過數日。必爲易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朋黨益衆。羽翼成就。非細故也。不如今日令臣以親嫌善去。中外觀望。於朝廷事體。未有所害。臣之大意止是乞出。若前來早賜施行。臣本不敢盡言。只爲累章不允。計窮事迫。須至盡述本心。不敢有隱毫末。伏望聖明察其至誠。止是欲得外補。卽非無故。論說是非。特賜留中省覽。以保全臣子。不勝幸甚。取進止。

元祐六年八月初四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三日見弟尚書右丞轍爲臣言御史中丞趙君錫言秦觀來見君錫稱被賈易言觀私事及臣令親情王過往見君錫臺諫等互論兩浙災傷及賈易言秦觀事乞賜推究臣愚憲無狀常不自揆竊懷憂國愛民之意自爲小官即好僭議朝政屢以此獲罪然受性於天不能盡改臣與趙君錫以道義交游每相見論天下事初無疑間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卽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臣自後兩次見君錫凡所與言皆憂國愛民之事乞問君錫若有一句及私臣爲罔上君錫尋有手簡謝臣其略云車騎臨過獲聞誨益諄諄開誘莫非師保之訓銘鏤肝肺何日忘之臣旣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秦觀自少年從臣學文詞采絢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與之密熟近於七月未間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災傷乞考驗虛實行遣其尤甚者意令本處官吏觀望風旨必不敢實奏行下却爲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臣因問弟轍云汝旣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云此事衆人心知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若不行卽須羣起力爭喧瀆聖聽又弟轍因言秦觀言趙君錫薦舉得正字今又爲賈易所言臣緣新自兩浙來親見水災實狀及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刑馬瑊及屬吏蘇堅等書皆極言災傷之狀甚於臣所自見臣以此數次奏論雖蒙聖恩極力拯救猶恐去熟日遠物力不足未免必致流殍若更行下賈易等所言則官吏畏懼臺官更不敢以實言災傷致朝廷不復盡力救濟則億萬生靈便有溝壑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因議論及之又實告以賈易所言觀私事欲其力辭恩命以全進退卽不知秦觀往見君錫更言何事又是日王過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謁中丞臣知過與君錫

親自來密熟，因令傳語君錫。大略云：臺諫給事中互論吳傷公爲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略無一言乎。臣又語通說與君錫，公所舉秦觀已爲賈易言了。此人文學議論過人，宜爲朝廷惜之。臣所令王通與趙君錫言事，及與秦觀所言止於此矣。二人具在，可覆按也。臣本爲見上件事，皆非國家機密，不過行出數日，無人不知，故因密熟相知，議論及之。又欲以忠告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爲觸忤。君錫遂致於此。此外別無情理者。右臣旣備位從官，弟轍以臣是親兄，又忝論思之地，不免時時語及國事。臣不合輒與人言，至煩彈奏，見已家居待罪，乞賜重行朝典，取進止。

辨題詩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憲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迤邐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塗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憲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敢挾詞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爲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

止。

再奏題詩狀

元祐六年八月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右臣所有前件詩留題因依臣已於今日早具劄子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錄進單鍔吳中水利書

切觀三州之水爲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爲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者尋按舊迹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鈞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擿埴索途以爲不可治也聞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略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曆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歛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歛販賣簰木東入二浙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以五堰爲艱阻因相爲之謀罔給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旣廢則宣歛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

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二震澤也今已堙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之既不詳攻之則易破以鍔視其迹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絡脈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歛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尙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爲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鈞竊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游蟹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傍穿小港瀆歷來不遇旱皆爲泥沙堙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乎槁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載其田卽未有可耕之日歲歲訴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通百瀆監司尤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聞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有蠡河橫亘荆溪東北透湛瀆東南接罨畫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之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

遇大旱則淺澗，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瀆瀦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溝澗澗塞，其名不可樓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赴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於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曆二年，欲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迹，自可覽也。又觀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濁茭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已來，沙漲成一村，昔爲湍流奔湧之地，今爲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茭蘆壅隄流水，今何至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滯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茭蘆生，茭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闊外，可得二丈餘闊，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爲橋十所，計除占闊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鑿開茭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蜋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堰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黎溶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淫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一作碑，涇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

運河立斜門。又北泄下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爲石碑斜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括者。輒去五鉅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爲百姓所訟。卽罷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爲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默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鎖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斜門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爲利。然余默雖能言斜門一事。合鍔鄙策。奈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爲一沈括耶。又覩主簿張實進狀言。吳江岸爲阻水之患。涇函不通。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爲之中。用銅輪力。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兩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開見函管。但見函管之中皆泥沙。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處。泄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河上爲斜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緣此河隄可以作田圃。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縣西有夾苧干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漏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干蓋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入漏湖。泄漏湖之水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澗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

入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
滆湖長塘湖兩首各開三分之二爲彼田戶皆豪民不知利便唯恐開鑿已田陰構胥吏皆柂而不行元
豐之間金壇令曾長官奏請乞開朝廷又降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爲
彼豪民計構不行儻開夾茅干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鍔熙寧
八年歲遇大旱切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
間信知昔爲民田今爲太湖也太湖卽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愈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
吳江岸及諸港瀆壠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鍔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
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稅或遇類年不收則饑餓丐殍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捨其廬
而逋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鍔又嘗遊下鄉切
見陂隄之間亦多丘墓皆爲魚鼈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卽高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卽水穴以危亡魂
耶嘗得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爲高原今爲汙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熙寧間檢正張
誥命屬吏殿丞劉慤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爲沙泥壅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慤相視回申以謂若
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鍔謂慤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聞諸海浦所以通百川
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爲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
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慤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蓋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
乃有之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滌蕩隨流以下今吳江

岸阻絕百川湍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蕩滌沙泥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之人以爲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汹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茭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爲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斗門石碶閘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苦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圍昔鄭襄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疊成圍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圍以狹水道當春夏湍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圍之上非止壞田圍且淹沒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斗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其大略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通某縣某處俟其悉上合而爲一圖則織悉若視於指掌之間也又覩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泄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籠截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堰塞湍流其害實大又況措置商稅不爲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在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堰湖有二瀆一名白魚澗一名大吳瀆泄渴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

一十四處對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對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覲奏請開海口諸浦鍰初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囓之善防者水涇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囓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爲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下囓去諸浦沙泥矣凡欲疏通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對門築堤制水入江比與吳江兩處分泄積水最爲先務也然鍰觀合開三州諸溝瀆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略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爲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復爲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對門并築一十四條堤制水入江開夾苧千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黃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浜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浜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功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須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爲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運者何耶鍰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

堙塞故運河之水嘗虛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曆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爲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鍔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或又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爲一圩蓋古之人停滯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滯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鳬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鍔曰塘之爲塘是猶堰之爲堰也昔日置塘滯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爲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瀦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爲害又若廢青龍安江亭徒知不漏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戾古者凡如此也鍔初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

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爲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鍔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既不渡船筏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與邑宰焦子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切觀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鍔言爲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瀆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瀆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返以爲害今茜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堙塞鍔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觀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也鍔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貼黃其圖畫得草略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計會單鍔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茭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蜑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土爲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二十四所用石碶并築堤管水入江

一次開夾苧干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長塘湖漏湖相連走瀆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及茜涇。

一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竈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疏鑿。

伍堰水利。昔錢舍人公輔爲守金陵，常究伍堰之利，雖知五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鍔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之所爲伍堰之利害，與鍔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爲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爲漕運。春冬載二三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亦常通運，而置牛於堰上，挽拽船筏，於固城湖之側，又嘗設監官置麻字，以收往來之稅。自是河道濶塞，堰堵低狹，虛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泛漲，則圍頭王母龍潭三澗合爲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深故道，而存留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地勢，自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六里有餘，開淘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濬之。然後江東兩漸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俟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五堰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五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兼湖，下治吳

江之岸爲干橋，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雖不可樓舉而概可以迹究也。難者曰：雖復伍堰，奈何伍堰之側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鍔答曰：由伍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德溧水之水，苟後堰使上之水不入于荆溪，自餘山澗之水，寧有幾耶？比之未復，十須殺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卷十

申省論八丈溝利害狀二首

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申。右軾今看詳前件李義修所陳割一事件，內三件係欲開太康縣枯河，及開陳州明河，並不涉潁州地分，無由相度可否利害外，有一件欲乞自下蔡縣界以東，江陂鎮以西，地頗卑下之處，難爲開淘者，平地築岸，如汴河例，不納衆流，免致溝中滿溢，橫出之患，則是田間橫貫溝港兩下，自有歸頭去處，間或於要會處，如次河口之類，可置斗門，遇田間有積水，臨時啓閉，甚無妨也。軾今看詳，八丈溝首尾有橫灌大小溝瀆極多，並係自來地勢南傾，流入潁河，別無兩下歸頭去處，遇夏秋漲溢，雖至小者，亦有無窮之水，雖下愚人亦知其不可塞。今義修乃欲築岸如汴河，不納衆流，顯是大段狂妄。又一件云：八丈溝首尾三百餘里，當往來道路，豈能盡置橋梁？欲乞於合該縣鎮濟源去處，創立津渡，小立課額，積久少助堤岸之費。軾今看詳，議者欲興大役，勞力費國，公私洶洶，未見其可。而義修先欲置津渡立課額，以網小利，所見猥下，無足觀採。其餘議論雖多，並只是囂提刑李

密學意度，更加枝蔓粉飾，附會其說而已，別無可考論。其八丈溝利害，軾見子細相驗，打量地勢，具的確事件奏申，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又

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申。右軾體訪得萬壽汝陰潁上三縣，惟有古陂塘頃畝不少，見今皆爲民田，或已起移爲永業，或租佃耕種，動皆五六十年以上，與產業無異。若一旦收取，盡爲陂塘，則三縣之民失業者衆，人情騷動，爲害不小。看詳陳州水患，本緣羅朝散於府界疏通積水所致。今來進士皇維清既知修復陂塘可以弭橫流之患，何不乞於府界元有積水，久來不堪耕種之地，多作陂塘？不惟所占田地元係積水占壓之處，人戶別無詞說，兼亦陂塘既修之後，陳州水患自然衰減，更不消糜弊公私。開三百五十四里溝渠，今來維清既欲依羅朝散擘畫，起夫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開溝之後，又別奪萬壽等三縣農民產業，不知凡幾千百頃，又別破人夫錢米以興陂塘，是附會羅朝散議論，有害無利，必難施行。軾自承領得上件省司文字，訪聞得民間已稍驚疑，若更行下逐縣勘會，古陂頃畝及起稅請佃年月，則三縣農民必大驚擾。其事既決，難施行，所以更不敢行下勘會。其李密學羅朝散等所欲會議利害，軾見行相驗，別具利害申奏，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奏論八丈溝不可開狀

元祐六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臣先奉朝旨，令知陳州李承之府界提刑羅適都水監所差官及本路提刑轉運同至潁州與臣會議開八丈溝利害。臣以到任之初，未知利害之詳。

難以會議。尋申尚書省。乞指揮逐官。未得前來候到任。見得的確利害。別具申省。方可指揮。逐官前來會議。進呈奉聖旨。依所乞。臣今來到任已兩月。體問得颍州境內諸水。但遇淮水漲溢。颍河下口壅遏不行。則皆橫流爲害。下冒田廬。上逼城郭。歷旬彌月。不減尺寸。但淮水朝落。則颍河暮退。數日之間。千溝百港。一時收縮。以此驗之。若淮水不漲。則一颍河泄之足矣。若淮不免漲。則雖復旁開百溝。亦須下入于淮。淮水一漲。百溝皆塞。無益於事。而況一八丈溝乎。貼黃據崔公度狀稱。取到密州浮橋司狀。照驗得昨來五六月間。陳颍州大水之時。淮水比常年大小顯見。自是諸河泛濫。積水爲害。並不干淮水之事。看詳崔公度所言。顯是只將是年淮水偶然不大。便爲永遠利害。未委崔公度如何保得今後淮水與諸河水永不一時皆漲乎。又臣聞得淮颍間農民父老。若淮水小。則汝颍諸河永無漲溢之理。公度所言。必非實事。且陳之積水。非陳之舊也。乃是羅適創引府界積水。以爲陳患。今又欲移之於颍。縱使朝廷卽陳而不卹颍。欲使颍人代陳受患。則彼此均是王民。臣亦不敢深訴。但恐颍州已被淮水逆流之患。而陳州但受府界下流之災。若上下水併在颍州。則颍之受患必倍於陳。田廬城郭。官私皆被其害。恐非朝廷之本意也。又況颍州北高南下。今颍河行於南八丈溝。遠者數百里。近者五七十里。皆自北瀉下。貫八丈溝而南。其勢皆可以奪併溝水。入于颍河。其間二水最大。一名次河。一名江陂。水道深闊。勢若建瓴。南傾入颍河。而羅適欲以八丈溝奪併而東。此猶欲用五丈河奪汴河。雖至愚知其不可。而羅適與臣書。乃云若疑之。只塞次河江陂。勿令南流可也。何足爲慮。雖兒童之見。不至於此。縱使臣愚暗全不曉事。與適相附會以興大役。雖復起夫百萬。糜費錢米至巨萬億。亦無由成。而況十八萬人與三十七萬貫石乎。臣歷觀數年以來。

諸人議論，胡宗愈、羅適、崔公度、李承之以爲可開。曾肇、陸佃、朱勃以爲不可開。然皆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見地形的實高下丈尺，是致謬度利害口爭勝負久而不決。臣已選差教練使史昱等令管押壕寨，自蔡口至淮上計會本州逐縣官吏子細打量，每二十五步立一竿，每竿用水平量見高下尺寸，凡五千八百一十一竿。然後地而高下溝身深淺，淮之漲水高低，溝之下口有無壅遏可得而見也。并取到逐縣官吏保明文狀訖，所有逐竿細帳見在本州使案收管，更不敢上瀆聖聽。只具史昱等相驗到逐節事狀，繳連申奏，并略具下項要切利害。

一臣到任之初，便取問得汝陰萬壽鄉上三縣官吏文狀稱：羅適、崔公度當初相度八丈溝時，只是經馬行過，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地而高下，是實切詳適等建議起夫一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元。不知地而高下未委如何見得利害可否，及如何計料得夫功錢糧數目？顯是全然疎謬。點黃羅適計料八丈溝要開深一丈，而汝陽縣官吏只計料八尺，適亦不知據數申上其疎謬例皆如此。兼看詳羅適所上文字，稱八丈溝上口岸至水面直深二丈五尺，至黃堆口與淮水面約直深十丈有奇，即是陳州水面下比壽州淮河水面高七丈五尺。又云淮水面約闊二十餘里，又云淮水大漲不過四丈，適只以此便定八丈溝無壅遏。臣竊詳若曾用水平打量見的實丈尺，必不謂之約量，顯是謬度高下難爲憑信。今據史昱等打量自蔡口至黃堆口至淮上溜分丈尺及驗得每年淮水漲痕高下，將溜分折除外，尙有漲水八尺五寸，折除不盡，其勢必須從八丈溝內逆流而上行三百里與地而平而後止。顯見將來八丈溝遇淮水漲大時，臨到淮三百里內壅遏不行，二水相值。

橫流於數百里間，但五七日不退，則潁州苗稼無遺類矣。羅適云淮水面闊二十餘里，今量闊處不過三里。適又云淮水漲不過四丈，今驗得漲痕五丈三尺。適又云黃堆口至淮面直深十丈有奇，今量得四丈五尺。三事皆虛，是乃適意欲淮面之闊與溜分之多，則以意增之。欲漲水之小，則以意減之。此皆有實狀不可移易。適猶以意增損，其他利害不見於目前者，適固不肯以實言也。

一江陂次河深闊高下丈尺，其勢必奪八丈溝水，南入潁河，及其餘溝水，如泥溝瓦溝之類，皆可以回奪八丈溝，不令東流。實狀已具，史昱等狀內臣體驗得每年潁河漲溢水痕，直至州城門脚下，公私危懼。若八丈溝不能東流，却爲次河江陂等水所奪，南入潁河，則是潁河於常年分外更受陳州一帶積水，稍加數尺，必爲州城深患。而羅適、胡宗愈等皆云自天地有水已來，萬折必東，必無回奪之理。既云萬折必東，則是水有時而行於西南北，但卒歸於東耳，非謂不折而常東也。水之就下，兒童知之，適等不必其就下而必其常東，此豈足信哉？適又云方水漲時，潁河亦自漲滿不能受水，則次河江陂安能奪八丈溝而南？臣謂八丈溝比潁河大小不相侔，八丈溝必常先潁河而漲，後潁河而落，方潁河之不受水也，則八丈溝已先漲矣，安能奪諸溝而東？及八丈溝稍落而能行水，則潁河已先落矣，安得不奪八丈溝而南？此必然之理也。

一據史昱等打量到羅適回易八丈溝，創開六處，計取民田二十七頃八畝，合給還價錢，或係官田地，雖數目不多，而羅適未曾計入錢糧數內，又看驗得地性疎惡，合用梢椿土薄水淺，地脈沮洳，開未及元料丈尺間，必有水泉，又難爲倒填車水興功，並地形高下不等，而溝底須合取令慢平，溝身既

深溝而隨闢，則適所計料，全未是實數。其一十八萬人夫及三十七萬貫石錢米，必是使用不足。右八丈溝利害大略具上件三事，其餘更有不便事節，未易悉數，兼已略見於本路轉運判官朱勃申省狀內，及考之前史，鄧艾本爲陳項間田良水少，而開八丈溝，正與今日厭水患多之意不同，勃已論之詳矣。伏望聖慈指揮將朱勃申狀與臣所奏一處看詳，卽見八丈溝不可開，事理實狀了然明白，乞早賜果決，不開指揮，以安穎毒之間百姓驚疑之心，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胡宗愈羅適等皆言八丈溝成，恐商賈舟艤不復過穎州，故州城裏居民豪戶妄生異議，今勘會蔡河水漲，每年中無一兩月，其餘月份皆係水小，據羅適圖序云：八丈溝上口岸去蔡河水面二丈五尺，而八丈溝止於地面上開深八尺，除大水漲時溝口方與蔡河相通，至水落時，溝口去蔡河水面乃高一丈七尺，穎人何緣過憂舟艤不入城下，顯是巧說厚誣穎人，以伸其私意。

奏淮南閉籬狀二首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蘇軾狀奏，據汝陰縣百姓朱憲狀，伏爲今年旱傷稻苗全無，往淮南糴得晚稻一十六石，於九月二十八日到固始縣朱皋鎮，有望河欄頭所由等欄住憲稻種，不肯放過河來，當時寄在陳二郎鋪內，當來虧內只說欄截糴場粳米不得過淮河，並不曾聲說欄截稻種，今來不甘被望河欄頭所由等欄截稻種，有誤向春布種，申乞施行，臣尋備錄朱憲狀及檢坐敕條牒，淮南路監司及光州固始縣并朱皋鎮等處請依條放行斛斗，不得欄截，至今未有施行回報，兼體問得本州今年保秋田災傷，檢放稅賦，百姓例闕穀種，見今在市絕少斛斗，米價翔貴，本州見闕軍糧，亦是

貴價收糧不行，尋勾到斛斗行人楊信等取問在市少米因依其楊信等供狀稱問得船車客旅等稱說是淮南官場收糧出立賞錢不得津般粳米過淮南界是致在市少米須至奏乞指揮者右檢會編敕諸興販斛斗雖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又條諸興販斛斗及以柴炭草木博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注云舊收稅處依舊卽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臣頃在杭州親見秀州等處爲官糧上供粳米違條禁止販賣及災傷地分並不依條免稅力勝稅錢於官並無所益依舊收糧不行徒使百姓驚疑各務藏蓄斛斗不肯出糶致餓損人戶爲害不少今來淮南官吏又襲此流弊違條立賞行閉糶之政致本州城市闢米農民闢種若非朝廷嚴賜指揮卽人戶必致失所伏乞備錄臣奏及開坐敕條指揮淮西轉運提刑司行下逐州縣不得更似日前違條禁止興販斛斗過淮并勘會轄下如係災傷地分不得違條收納米穀力勝稅錢所貴逐路官司稍獲均濟仍乞速賜行下使災傷農民早行耕種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又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近爲光州固始縣朱皋鎮官吏違條禁
止本州汝陰縣百姓朱憲收糧稻種不合過淮及取到行人楊信等狀稱是淮南官場糧米立賞禁止米
斛斗解過淮致本州收糧軍糧不行及農民闢種城市闢食已具事由聞奏乞嚴賜指揮淮南監司不得違條
禁止販賣米斛仍乞勘會如係災傷地分不得違條收五穀力勝去訖仍已令本州一面移牒淮南提轉
及光州固始縣朱皋鎮等處放行斛斗其提轉州縣並不回報依應施行惟朱皋鎮官吏坐到本州縣牒
所准淮南西路提刑司指揮出榜云如有細民過渡回運米斛不滿一碩卽勒白日任便渡載外有一碩

以上滿一席者並仰地分捉搜赴官依法施行犯人備賞錢一貫每一席加賞錢一貫若或夜間過渡一碩以下犯人出賞錢一貫每一席加一貫其所捉到米數卻勾欄前來於本縣元糧處出糧若係他人捉到其經歷地分勾當人並勾追勘斷以此致本鎮不敢放過米斛又於今月十五日據汝陰縣百姓楊懷狀爲本莊不熟遂典田土得錢於淮南收糧到納稅及供家喫用米四碩被朱皋鎮立賞勾欄不令過淮臣又親自體問得本州寄居官戶皆言有田在光州界內今年爲潁州米貴各令人於本莊取米納稅供家並被本處官司立賞禁止不放前來切詳逐州縣鎮若非監司公然違背朝廷敕條明出榜示禁絕累路候糧卽逐處官吏亦未敢似此肆行乖戾之政須至再奏乞賜指揮者右臣竊見近年諸路監司每遇米貴多是違條立賞閉糧驚動人戶激成災傷之勢熙寧中張靚沈起首行此事致浙中餓死百餘萬人臣任杭州日累乞朝廷指揮亦蒙施行今來淮西提刑旣欲收糧官米自合依市自立定優價則人戶豈有不赴官中賣之理今乃明出榜示嚴刑重賞令人捉搜勾欄收糧顯是強買人物爲國斂怨無甚於此況提刑司明知編敕雖遇災傷不得禁止販賣斛斗乃敢公出榜示立賞禁絕淮南南京西均是王民而獨絕其候糧禁其布種以至官戶本家莊課亦不得般取喫用違法害物未之前聞其逐州縣鎮官吏亦明知有上條及臣已坐條關牒並不施行寧違朝廷編敕條貫不敢違監司乖戾指揮伏望聖慈詳酌早賜取閱施行少免官吏恣行農民無告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賜度牒解斛斗準備賑濟淮浙流民狀

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近因出城市中時有挾犁襪探

如流民者，聞之皆云自壽州來，尋取間得城門守把者，亦云時有此色人見淮西提刑司出榜立賞，不許米斛過淮北。因此體問得士人南來者，皆云今秋廬濰壽等州皆飢，見今農民已食榆皮及用糠麸雜馬齒莧煮食。兌壽州盜賊已漸昌熾，安豐縣木場鎮打劫施助教家，霍丘縣善鄉鎮打劫謝解元家，六安縣故鎮打劫魏家，賊徒皆十餘人，或云二三十人，頗有騎馬者，器仗甚備，每處賊皆數千貫，申報官司多不盡實，亦有不申報者，兼潁州界亦有惡賊尹遇陳興子鄭饒李松等數人，皆老姦逋寇，私立名號，與官吏鬪敵，方欲結集，規相應和，近日雖已敗獲，深恐淮南羣盜不止，流入潁州界，縱不能爲大害，但飢民附之，徒黨稍衆，如王冲管三之流，便不易捕獲。臣又聞淮南自秋至今雨雪不足，麥熟不熟，蓋未可知，若麥不熟，必大有飢民。浙西江東既非豐熟地，分勢必流徙北來，則潁州首被其患。若流民至潁，而官無以濟之，則橫戶布路，盜賊羣起，必然之勢也。所以須至先事奏乞，若至時元無此事，臣不敢避章皇過當之罪。若隱而不言，倉卒無備，別成意外之虞，其罪大矣。臣日夜計慮，勢不可緩，謹具條件如左。

一、勘會本州常平斛斗，見管粳米三萬四千餘石，通紐元糴價每斛計一百一十八文有奇，菉豆一萬三千餘石，通紐元糴價每斛計七十二文有奇，小麥二萬五千餘石，通紐元糴價每斛計五十四文有奇，上件三色並係元糴價高，縱依條量減出糴，亦未能大段平減市價。兼流民轉徙失所，必無錢收買官米，雖依條許借貸人戶，又緣流民既非土著，將來無緣催索，又條許常平斛斗召募飢民工役，及許依乞丐人給米斛，不得過所限之數兩倍。臣今相度，不惟飢民羸弱，聚散不常，難爲工役，又緣常平斛斗本法元只用糴糴，以準平市價，若將召募工役及依乞丐人例給與，則是有出無收，今

後常平本錢日耗不已，有時而盡。臣知杭州日爲見浙西饑餓全賴常平糴米所救活不可勝數。以此知常平官本只可令增不可令耗。屢曾奏乞立法常平錢米只許糴糴外不得支用。雖蒙施行所有本州見管常平斛斗，臣終不敢以流民之故輒乞費用留以準備來春斛斗翔貴時出糴以濟本州百姓。

貼黃若蒙行下戶部不過檢坐常平條貫量減價出糴及召募飢民工役並依乞丐人給米之數行下皆是空文無益實事乞自朝廷詳酌特賜裁處。又貼黃元豐以前常用常平錢米召募飢民工役雖有減耗却將官剩息錢補填今來常平官本有出無收若不立法禁止雜支則數日而盡深爲可惜乞檢會臣前奏施行。

一勘會本州見管封椿陝西軍兵請受及禁軍闕額粳米三千七百餘石估定每斗八十文小麥三萬三千餘石估定每斗六十文菉豆二千一百餘石估定每斗五十五文粟米三百餘石估定每斗九十文豌豆五千一百餘石估定每斗六十文准條許估定價例出糴除勘會本州軍糧粳米年計不足今將轉運司錢兌糴上件封椿粳米充軍糧外其餘小麥菉豆粟米豌豆可以奏乞擘畫錢物盡兌糴準備賑濟流民。

貼黃所有逐色估定價例並是在市實直如蒙施行乞依今來估定價例兌買。

右臣伏望聖慈愍念淮浙累歲災傷來年春夏必有流民而潁州正當南北孔道萬一扶老攜幼坌集境內理難斥遣若飢斃道路臭穢薰蒸民同被災疫之害弱者既轉溝壑則彊者必聚爲寇盜欲乞特賜度

牒一百道委臣出賣將錢兌買前件小麥粟米菉豆豌豆四色封楮解貯候有流民到州逐放支給賑濟如至時却無流民自當封楮度牒價錢別聽朝廷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

貼黃臣若不預作擘畫陳乞則倉卒之間必難應辦若不密切奏論至此聲先馳則恐引惹飢民併來本州官物有限中路闕絕則死者必衆反爲深害所以今來親書奏狀貴免泄漏臣以目昏書寫不謹伏乞恕罪如蒙施行乞作不下司文字付臣措置

又貼黃臣所奏濠壽等州吳傷盜賊次第問得皆有本末非是風傳道路之言深慮本路及逐州各有檢放賦稅元未奏陳致朝廷不信臣言臣在杭州日親見監司州縣例皆諱言吳傷只如今年蘇湖水災可爲至甚而臺官賈易等猶欲根究其事行遺言者蘇州積水未退尚土城門而知州黃履已奏秋種有望似此蒙蔽習以成風伏望聖慈試採臣言過作準備則一方幸甚

乞將合轉一官與李直方酬獎狀

元祐七年正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自到任以來訪聞得本州舊出惡賊自元祐二三年間管三等嘯聚爲寇已而又有陳欽鄒立尹榮尹遇等亦是羣黨劫殺累至興捕盜官吏鬪敵是時朝廷訪聞以名捕此等數人尋以捉獲凌遲處斬惟尹遇一名漏網得脫不改前非結集陳欽之弟陳興鄭饒李松等數人不住驚劫人戶尹遇自稱大大王陳興稱二大王鄭饒稱饒三李松稱管四鄉村畏懼不敢言及縱被劫殺不敢申報以致被殺之家父母妻子不敢聲張舉哀百姓蔡貴莫堙董安三人只因偶然言及遇等即時被殺內董安仍更用尖刀割斷脚筋其餘割取頭髮及殺傷者不可勝數每次

打劫皆用金貼紙甲其餘兵仗弓弩並全累次與捕盜官吏鬪敵內一次射殺弓手兼近日壽州界內強賊甚多打劫魏解元施助教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晝騎馬於鎮市中劫人其尹遇等聞之卽欲商量應和居民憂懼臣度事勢迫切卽差職員監勒捕盜官吏責限收捕有汝陰縣尉李直方素有才幹自出家財募人告葺知得逐賊窟穴去處內陳興鄭饒李松等見住壽州霍丘縣開順場尹遇一名在壽州霍丘縣成家步比陳興等去處更遠二百里直方以謂衆賊之中唯尹遇最爲桀黠難捕又其窟穴離州界最遠遂分布弓手捕捉衆賊而直方親領弓手五人徑往成家步捉殺尹遇直方母年九十六只有直方一子臨去之時母子泣別往返五百餘里騎殺一馬直方步行百餘里裝作販牛小客旣至地頭衆皆畏懼不前獨弓手節級程玉等二人與直方持鎗大呼排戶而入尹遇驚起設弩駕箭欲發直方徑前親手刺倒衆弓手皆入方始就擒直方本與弓手分頭捕捉衆賊內陳興鄭饒李松三人以地近故先九日獲獨尹遇一名以地遠難捕直方親行故後九日獲旣獲之後遠近喜快有城郭鄉村人戶六百一十七人詣臣陳狀備說逐賊凶惡多年爲害人不敢言若不盡法根勸萬一減死刑卽須走回嘯聚爲害轉甚以此知逐賊桀黠之甚衆所憂畏若不以時捕獲因之以饑餓必爲王冲管三之流而直方以進士及第母子二人相須爲命而能以忠義奮激親手擊刺以除一方之患比之尋常捕盜官偶然掩獲十數飢寒之民號爲劫賊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彼皆坐該賞典而直方不蒙旌異則忠義膽決方略之臣無所勵激矣須至奏陳者

右檢准編敕節文諸官員躬親帥衆獲盜一半以上能分遣人於三十日內獲餘黨者通計人數同躬親

法今來李直方爲見衆賊之中唯尹遇最爲宿姦老寇窟穴深遠衆不敢近須至躬親出界捕捉是致後獲既是尹遇須至躬行則陳興等三人須至差人無由躬親若使直方先爲身謀即須躬親先往近處捕陳興等三人然後多遣弓手續於三十日內捕尹遇一名即却應得上條同躬親法只緣直方忠義激發以除惡爲先務而不暇計較恩賞故躬親出界專捕尹遇一名以致所差弓手却先獲陳興等三人遂用上條不應於賞格有礙考之法意顯是該說不盡伏望朝廷詳酌只緣直方先公後私致得先後捕獲之數不盡應法欲乞比附上條通計人數許同躬親法爲第三等若下刑部定奪則有司須至執文計析毫釐直方無緣該得第三等恩賞惟望聖恩體念尹遇等若不以時捕獲必爲嘯聚羣寇而直方儒者能捐軀奮命忠義可嘉特賜指揮臣又慮朝廷惜此恩例恐今後妄有攀援勘會臣見今於法合轉朝散郎情願乞不改轉將此恩例與直方循資酬獎緣直方母年九十餘只有一子因臣督迫泣別而行若萬一爲賊所害使其老母失所臣豈不愧見僚吏以此將臣合轉一官與直方充賞不惟少酬其勞亦使臣今後有以使人不爲空言無實者於臣亦爲莫大之幸且免後人援例庶朝廷易爲施行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所論奏皆有實狀可以覆按本合候尹遇等結案了聞奏又恐朝廷未盡以臣言爲信更當行下監司體問逐賊凶惡之實與直方捐軀奮激之狀故及逐賊未死聞奏庶可以覆按施行僥三管三火中有名強賊人管四是管三弟此二賊欲得遠近畏服故詐稱二人姓名又貼黃奏爲汝陰縣尉李直方捕獲強惡賊人乞依編敕第三等酬賞候敕旨

乞賜光梵寺額狀

元祐七年二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伏見本州潁上縣白馬村有梵僧佛陀波利真身塔院舍約四五十間元無敕額父老相傳佛陀波利本西域僧唐儀鳳中遊五臺禮文殊師利見老人令復還西城取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佛陀波利用其言往返數萬里以永淳中取經而還至今流布而佛陀波利於潁上亡沒里俗相與漆塑其身造塔供養時有光景頗著靈驗不敢具述臣於諸處見唐人所立尊勝石幢刊記本末與所聞父老之言頗合今年正月大雪過度農民凍餒無所祈福境內諸廟未應聞父老以佛陀波利爲言臣卽遣人齋香禱請登時開霽人情翕然歸向詣臣陳狀願得敷奏乞一敕額庶幾永遠不致廢壞須至奏乞者右謹具如前欲望聖慈曲從民欲特賜本院一敕額如蒙開允以光梵爲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薦宗室令畤狀

元祐七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間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爲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材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豈無其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聲勸之耳臣伏見承議郎簽書潁州

節度制官廳公事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璫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況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勸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

伏候敕旨

卷十一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一處行下狀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夫民旣富而教然後可以卽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効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爲窮門主賣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旣乏竭無以爲生雖

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賄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裏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裏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亦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貯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旣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科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

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願移揚舟過濱毒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卽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卽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謹件如左

一准元祐五年五月十四日敕節文應實封投狀承買場務第五界已後見欠未納淨利過日錢亦許比第四界以前三界內一界小數催促上件條貫止爲過界有人承買場務可以分界見得最小一界錢數豁除見欠其間界滿無人承買場務只勒見開沽人認納過日錢數者卽無由分界見得小數所以不該上條除放朝廷爲見無人承買場務比之有人承買者尤爲敗闕不易送納反不該上條除放於理不均故於元祐六年春彌條貫內別立一條諸場務界滿未足交割者且令依舊認納課利及過日錢若委因事敗闕或一年無人投狀承買經縣自陳申州本州差官限二十日體量減定淨利錢數令承認送納仍具減定錢數出榜限一季召人承買無人投狀本州再差官減定出榜

限滿又無人投狀，依前再減出榜。若減及五分已上，無人投狀，申提刑司差官與本州縣官同共相度，再減節次，依前出榜，如減及八分以上，無人投狀承買，委是難以出納淨利錢，卽所差官與本州縣保明申提刑司審察，保明權停閉訖奏，自界滿後至停閉日見開沽人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臣今看詳朝廷立此兩條聖恩寬厚，敕語詳備，應有人無人承買場務，皆合依條就小送納，無可疑惑，只緣官吏多以刻薄聚斂爲心，又不細詳條貫，所以請處元只施行逐界通比，就小催納指揮，其界滿無人承買，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條貫多不施行，臣細詳上條既去自界滿至停閉日見開沽人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卽是分明指定合依臨停閉日減定最小錢數送納，雖逐次減定錢數不同，緣皆未有人承買，不免更減，終非定數，旣已見得臨停閉日所減定數，豈可却更追用逐次虛數爲定？臣已指揮本州行下屬縣，應界滿敗闕無人承買場務，係見開沽人承認送納者，並依上條只將臨停閉日所定最小錢數爲額催納，內未停閉已前有人承買，卽依上件各以當限所減定錢數爲額催納，以上如有欠負，卽將已前剩納過錢數豁除，如已納過無欠負者，卽付還所剩，本州已依應施行訖，深慮諸路亦有似此施行未盡去處，乞賜聖旨備錄行下。

一、准元祐五年四月九日朝旨應大赦已前見欠鹽鹽和買青苗錢物，元是冒名，無可還理，或全家逃移，隣里抱認，或元無頭主，均及干繫人者，並特與除放，今勘會江都縣人戶積欠青苗錢二萬四千九百二十貫石，內四十九貫石係大赦已前欠負逃移，臣已指揮本州依上件朝旨除放去訖，一千五百二十五貫石雖係大赦前欠負，却係大赦後逃移，未有明文除放，見今無處催理，不免逐時行

下鄉村勘會，虛有搔擾。臣已指揮本州更不行下。欲乞聖旨指揮應大赦前欠負販鹽和買青苗錢，但見今逃移無處催理者，本縣官吏保明並與除放。

貼黃勸會上件朝旨，經隔二年，不爲除放。臣今來方始施行，深慮諸州軍亦有似此。大赦前欠販鹽和買青苗錢逃移人戶，合依聖旨除放，而官吏不爲施行者，乞更賜行下免罪改正。

一檢准熙寧編敕，諸主持倉庫欠折官物買撲場務少欠課利元無欺弊者，其產業雖已估計倍納入官，許以所收子利，紐計還元欠官錢數足，卽給還或貼納所欠錢數相兼收贖，如過十年不贖，依填欠田宅條施行，係十保干係人產業，雖欠人有欺弊，亦准此。此乃祖宗令典，雖熙寧新法亦許准折欠數數足便還，只因元豐四年十二月內兩浙轉運司奏買撲之人多是作弊，拖欠合納課利，須至官司催逼緊急，却便乞依條將產業在官拘收子利折還，係元抵田產物業逐年所出花利微細，卒填所欠官錢不足，看詳買撲場務並係人戶情願實封投狀抱認，句當其課利依條自合逐月送納，卽與公人主持倉庫欠折官物陪填事體不同。今相度欲乞於編敕內刪去買撲場務少欠課利八字，因此立法諸主持官物欠折無欺弊，其產業估納入官，以所收子利准折欠數候足給還或貼納錢收贖，如過十年不贖，依填欠田宅法，係十保干繫人產業，雖元欠有欺弊，仍以所估納抵產子利，准折欠數通計償足給還抵產，其以前欠負並准此內剩納過錢數，仍給還所剩。

一准元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明堂赦書節文，開封府界及諸路人戶見欠元豐元年以前夏秋租稅，並渙納不以分數，及二年以前誤支雇食水利罰夫買撲場務出限罰錢，并免役及常平息錢，並特

與除放。是時轉運司申中書稱。見欠丁口鹽錢及鹽博絹米及和預買紬絹并保人戶。以請官本不合一例除放。中書批狀云。勘會赦書內。卽無見欠丁口鹽錢并鹽博絹米及和預買紬絹。已請官本除放之文。因此州縣却行催理。至元豐八年登極赦書。亦是除放兩稅。沒納錢物。後來尙書戶部仍舉行元豐四年。中書批狀指揮逐年蠶鹽錢絹和預買紬絹等係已請官本並不除放。臣今看詳。內蠶鹽錢絹一事。鹽本至輕。所折錢絹至重。只如江都縣每支鹽六兩。折絹一尺。鹽六兩。元價錢一十文五分足絹一尺。價錢二十八文一分足。其支鹽納錢者。每鹽五斤五兩。納錢三百三十一文八分足。比元價買鹽每二十八文足。已多一百八十三文足。又將錢折麥。所估麥價至低。又有倉省加耗。及脚剩之類。一文至納四五文。今來既不除放。卽須催納。絹麥折色。所以人戶愈覺困苦。臣今看詳。丁口鹽錢絹既爲有官本難議除放。卽合據所支鹽斤兩實直價錢催納。豈可將折色絹麥上增起錢數。盡作官本。顯是於理不合。放於條末有明文。臣已指揮本州應登極赦前。見欠丁口鹽錢及鹽博絹米之類。只據當時所支官物實直爲官本催納。其因折色增起錢數。並權住催理。聽候朝旨。伏望聖慈特賜指揮。依此除放。

一准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書。應內外欠市易錢人戶。見欠錢二百貫以下。並特與除放。續准元祐二年二月七日都省批狀。知鄭州張璪劄子奏臣伏觀明堂赦書節文。諸路人戶。見欠市易錢二百貫以下。並特與除放。臣自到州契勘得本州舊係開封府界管城縣日本縣市易抵當所。於元豐二年五月以後。節次准市易上界牒准太府寺牒支降到疋帛散茶令搭息出賣。其本州自合依條

許人戶用物貨等抵請及見錢變易本所却賒賣與人戶仍不會結保致有二百九十八戶除納外共拖欠下官錢計一千九百餘貫文雖契勘得逐戶名下見欠各只是二百貫以下本州爲是元管句官司違法賒散不依太府寺搭息出賣指揮致人戶亦不會用物貨抵請卽與市易舊法許人結保賒請金銀物帛見欠官本事體不同以此未敢引用赦敕除放係上件人戶所欠物帛價錢本因官吏違法賒過其人戶元不知有此違礙伏望聖慈矜卹特許依赦除放庶使貧民均被聖澤戶部看詳住罷賒請後來違法賒散過錢物并府界縣分人戶抵當虧本糯米各與未罷已前依條賒請事體不同今勘當難以依赦除放都省批狀依戶部所申文續准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敕勘會內外見欠市易非違法賒請人戶已降指揮二百貫文已下除放其外路係違法者卽不該除放切緣本因法司違法賒賣今來人戶若不量與蠲放顯見獨不當恩須議指揮十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戶部指揮諸路契勘官私違法除放人戶許將息罰充折外見欠錢二十貫文已下者並與除放又續准元祐四年正月初十日轉運司牒准尙書戶部符據淮南轉運司狀契勘本路市易欠錢除依條賒借并元係經官司違法賒欠已依上項敕敕朝旨施行外緣有未承元豐四年五月十九日朝旨住罷賒借以前并以後有人戶於市易務差出計畧變易句當人等頭下賒欠錢物見欠不及二百貫及二十貫以下今詳所降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敕止言市易欠錢人戶見欠二百貫文以下除放并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旨亦止言官司違法賒借見欠二十貫文以下除放今來前項人戶從初經於市易差出句當人等頭下賒欠本司疑慮未敢一例除放申部者本部看詳

明堂赦云內外欠市易錢人戶見欠二百貫以下除放及近降朝旨亦止云官私違法賒放人戶折外見欠二十貫以下除放卽無似此窠名明文今據所申符本司主者詳此一依前後所降朝旨施行無至違誤臣今看詳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書止言應內外欠市易務錢二百貫以下並與除放赦文簡易明白元不分別人戶於官司請領或徑於句當人名下分請亦不拘限官司依條賒賣或違法俵散及有無抵當結保搭息不搭息之類但係欠市易務錢二百貫以下者便合依赦除放更無疑惑切原聖意蓋爲市易務錢本緣姦臣貪功希賞設法陷民赤子無知爲利所罔故於卽位改元躬祀明堂始見上帝之日親發德音特與除放皇天后土實聞此言當時有識已恨所放不寬旣知小民爲官法所陷所惜不與盡放更立二百貫之限然是時欠負窮民無不鼓舞涕泣衡荷恩德曾未半年已有刻薄臣寮強生支節析文破敕妄作申請致有上項續降聖旨及都省批狀指揮應官司違法賒借者止放二十貫以下其於差出句當人名下賒請者並不除放一文使宗祀赦文反爲虛語非獨失信於民亦爲失信於上帝矣所繫至大而俗吏小人曾不爲朝廷惜此但知計析錐刀之末實可痛愍臣竊仰料二聖至仁至明已發德音除放二百貫以下豈有却許刻薄臣寮出意阻難追改不行之理必是當時議者以爲欠錢之人詐立私下賒買人姓名分破錢數令不滿二百貫僥倖除放以此更煩朝省別立上項條約以防情弊一時指揮不爲無理今來歲月已久人戶各蒙監催枷鎖鞭撻困苦已極若非本身實欠豈肯七年被監不求訴免以此觀之凡今日欠戶並是實欠必非私相計會爲人分減之人明矣伏望聖慈特與舉行元祐元年九月六日赦書應內

外欠市易錢人戶見欠錢二百貫以下以官私違法不違法及人戶於官司請領或徑於句當人名下分請者並與除放所貴復收窮困垂死之民稍實宗祀赦書之語以答天人之意

一准元祐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聖旨將府界諸路人戶應見欠諸般欠負以十分爲率每年隨夏秋料各帶納一分所有前後累降催納欠負分料展閱指揮更不施行臣今看詳上項指揮明言應見欠諸般欠負並分十料催納元不曾分別係與不係因災傷分料展閱之數聖恩寬大詔語分明但係欠負無不該者只因戶部出納之客別生支節謂之申明其略云本部看詳人戶見催逐年拖欠下夏秋租稅賦賞課利省房沒官等錢物若不係因災傷許分料展閱理納之數自不該上條致尙書省八月三日批狀指揮依所申施行卽不會別取聖旨臣嘗謂二聖卽位以來所行寬大之政多被有司巧說事理務爲艱閼使已出之令不盡施行屯膏反汗皆此類也兼檢會元祐敕節文諸災傷倚閣租稅至豐熟日分作二年四料送納若納未足而又遇災傷者權住催理今來元祐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聖旨指揮雖分爲十料比舊稍寬又却衝改前後分料展閱指揮卽雖遇災傷亦須催納水旱之民當年租賦尙不能輸豈能更納舊欠顯是緣此指揮反更不易欲特降聖旨應諸般欠負並只依元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聖旨指揮分十料施行仍每遇災傷依元祐敕權住催理內人戶拖欠兩稅不係災傷倚閣者亦分二年作四料送納未足而遇災傷者亦許權住催理所有戶部申明都省批狀指揮乞不施行

貼黃議者必謂若如此施行今後百姓皆不肯依限送納兩稅僥倖分料臣以謂不然編敕明有催

稅末限不足分數官吏等第責罰令佐至衝替錄事司戶與小處差遣典押勒停孔目管押官降資條貫至重誰敢違慢若非災傷之歲檢放不盡實者何緣過有拖欠若朝廷不恤須得併催則人戶惟有逃移必無納足之理

一臣先知杭州日於元祐五年九月奏臣先曾具奏朝廷至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爲有司所格沮使王澤不得下流者四事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產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爲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旨已許止納產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產當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揀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八千二百九十九疋並抑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尙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然臣具此論奏經今一百八日未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四事早賜行下尙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十二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別具聞奏臣已於元祐六年正月九日備錄元狀繳連奏去訖經今五百餘日依前未蒙施行伏乞檢會前奏一處行下

右謹件如前今所陳六事及前所陳四事止是揚州杭州所見竊計天下之大如此六事四事者多矣若今日不治數年之後百姓愈困愈急流亡盜賊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特留聖意深詔左右大臣早賜果決行下臣伏見所在轉運提刑皆以催欠爲先務不復以恤民爲意蓋函矢異業所居使然臣愚欲乞備錄今狀及元祐六年正月九日所奏四事行下逐路安撫鈐轄司委自逐司還差轄下官僚一兩人不

妨本職置司取索逐州見催諸般欠負科名戶眼及元欠因依限一月內具委無漏落保明供申仍備錄應係見行欠負敕條出榜曉示如州縣不與依條除放許詣逐司自陳限逐司於一季內看詳了絕內依條合放而州縣有失舉行者與免罪改正訖奏其於理合放而未有明條或於條有礙者並權住催理奏取敕裁仍乞朝廷差官三五人置局看詳立限結絕如此則期年之間疲民尙有生望富室完復商賈漸通酒稅增羨公私寬泰必自此始也臣身遠言深罪當萬死感恩徇義不能默已謹錄奏聞伏候敕旨貼黃本州近准轉運司牒坐准戶部符臣寮上言去歲災傷人戶農事初興生意稍還正當惠養助之蘇息伏望聖慈許將去年檢放不盡秋稅元只收三二分已下者係本戶已是七八分災傷今來若納錢尙有欠必是送納不前乞特與除放其餘納錢見欠人戶亦乞特與減免三分外若猶有欠并上二等戶如不可一例減放則並乞特與展限候今年秋熟隨秋料送納其言至切尋蒙聖恩送下戶部本部邵只檢坐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敕節文災傷帶納欠負條貫應破詔旨其臣寮所乞放免寬減事件元不相度可否顯是聖慈欲行其言而戶部不欲雖蒙行下與不行下同臣今來所論若非朝廷特賜指揮卽戶部必無施行之理

又貼黃臣今所言六事及舊所言四事並係民心邦本事關安危兼其間逐節利害甚多伏望聖慈少輟清閑之頃特賜詳覽

又貼黃准條檢放災傷稅租只是本州差官計會令佐同檢卽無轉運司更別差官覆按指揮臣在潁州見逐州檢放之後轉運司更隔州差官覆按虛實顯是於法外施行使官吏畏憚不敢盡實檢放近

日淮南轉運司爲見在流民倍多而所放災傷多不及五分支破貧糧有限恐人情未安故奏乞法外支給若使盡實檢放流民不應如此之多與其法外拯濟於旣流之後曷若依法檢放於未流之前此道路共知事之不可欺者也臣忝侍從不敢不具實聞奏又貼黃京師所置局因令看詳畿內欠負

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元祐七年六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劄子奏臣已具積欠六事及舊所論四事上奏臣聞之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陛下初無此心則臣亦不敢必望此政屢言而屢不聽亦可以止矣然臣猶孜孜強聒不已者蓋由陛下實有此心而爲臣子所格沮也竊觀卽位之始發政施仁天下聳然望太平於期月今者八年而民益貧此何道也願陛下深思其故非若積欠所壓自古至今豈有行仁政八年而民不蘇者哉臣前所論四事不爲不切而經百餘日略不施行臣旣論奏不已執政乃始奏云初不見臣此疏遂奉聖旨令臣別錄聞奏意謂此奏朝上而夕行今又二年於此矣以此知積欠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若非陛下留意痛與指揮只作常程文字降出仍却作熟事進呈依例送戶部看詳則萬無施行之理臣人微言輕不足計較所惜陛下赤子日困日急無復生理也臣又竊料大臣必云今者西邊用兵急於財利未可行此臣謂積欠之在戶部者其數不貲實似可惜若實計州縣催到數目經涉歲月積欠之在戶部者累毫何足以助經費之萬一臣願聖主特出英斷早賜施行臣訪聞浙西飢疫大作蘇湖秀三州人死過半雖積水稍退露出泥田然皆無土可作田塍有田無人有人無糧有

糧無種，有種無牛，殍死之餘，人如鬼腊。臣竊度此三州之民，朝廷加意惠養，仍須官吏得人。十年之後，庶可完復。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浙西災患，若於一二年前，上下疚心，同方拯濟，其勞費殘弊，必不至若今之甚也。臣知杭州日預先奏乞下發運司多糴米斛以備來年拯濟飢民，聖明垂察，支賜緡錢百萬收糴，而發運使王覲堅稱米貴不糴，是年米雖稍貴，而比之次年春夏，猶爲甚賤。縱使貴糴，尙勝於無而覲執所見，終不肯收糴顆粒，是致次年拯濟失備，上下共知而不詰問。小人淺見，只爲朝廷惜錢，不爲君父惜民，類皆如此。淮南東西諸郡，累歲災傷，近者十年，遠者十五六年矣。今來夏田一熟，民於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監司爭言催欠，使民反思凶年怨嗟之氣，必復致水旱。欲望聖慈救之於可救之前，莫待如浙西，救之於不可救之後也。臣敢昧死請內降手詔云：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累歲災傷，流殍相屬。今來淮南始獲一麥，浙西未保豐凶。應淮南東西浙西諸般欠負，不問新舊，有舊官本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飽之樂，仍更別賜指揮行下。臣所言六事四事，令諸路安撫鈐轄司推類講求，與天下疲民一洗瘡痏，則猶可望太平於數年之後也。臣伏觀詔書，以五月十六日冊立皇后，本枝百世，天下大慶。孟子有言：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此周之所以王也。今陛下膺此大慶，猶不念積欠之民，流離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貲子，以輸官者乎？若親發德音，力行此事，所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天監不遠，必爲子孫無疆之福。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一言，取進止。

論倉法劄子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劄子奏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下之所駁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卽位首寬此法但其間有要劇之司胥吏仰重祿爲生者朝廷不欲遽奪其請受故且因循至今蓋不得已而存留非謂此猛政可恃以爲治也自有刑罰已來皆稱罪立法譬之權衡輕重相報未有百姓造銖兩之罪而人主報以鈞石之刑也今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門島豈非以鈞石報銖兩乎天道報應不可欺罔當非社稷之利凡爲臣子皆當爲陛下重惜此事豈可以小小利害而輕爲之哉臣竊見倉法已罷者如轉運提刑司人吏之類近日稍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誰敢作過若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過愈甚今執政不留意於選擇監司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以爲治也耶今者又令真揚楚泗轉般倉斛子行倉法綱運敗壞執政終不肯選擇一強明發運使以辦集其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請便行倉法臣所未喻也今來所奏只是申明元祐編敕不過歲捐轉運司違法所收糧綱稅錢一萬貫而能六百萬石上供斛斗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梢數千牽駕兵士數萬人免陷深刑而押綱人員使臣數百人保全身計以至商賈通行京師富庶事理明甚無可疑者但恐執政不樂臣以疎外輒議已行之政必須却送戶部或却令本路監司相度多方沮難決下濟蒼生者臣雖以此得罪萬死無悔若陛下以臣言爲是卽乞將此劄子留中省覽特發德音主張施行若以臣言爲妄卽乞并此劄子降出議臣之罪取進止

卷十二

論糊梢欠折利害狀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爲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爲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壹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瓶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衣食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既敗壞而吳堯卿者爲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倍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卽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一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爲干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爲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爲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

爲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千繁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質妻鬻子，飢瘦伶俜，爲乞丐，散爲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輒問之於吏，乃金部便敢私意創立此條，不取聖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剝敗壞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廢格制敕。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隨船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逼而不勒留住岸，一船點檢，卽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顯是違條舞法，析文破敕，苟以隨船爲名，公然勒留點檢，與兒戲無異。訪聞得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來，始行點檢收稅，行之數年，其弊乃出。綱梢旣皆赤露，妻子流離，性命不保，雖加刀鋸，亦不能禁其攘竊。此弊不革，臣恐今後欠折不止三十餘萬石。京師軍儲不繼，其患豈可勝言？揚州稅務，自元祐三年十月始行點檢收稅，至六年終。凡三年間，共收糧綱稅錢四千七百餘貫，折長補短，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檢綠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折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至貲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萬餘石，利害皎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司斛子乞覓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斛子仍只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斛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盡乞歸農。臣雖且多方抑按曉諭，退還其狀，然相度得

此法必行，則見今尉子必致星散，雖別行召募，未必無人。然皆是浮浪輕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錢米，決不能贍養其家，不免乞取，既冒深法，必須重賂，輕齎密行交付，其押綱綱梢等，知專尉若不受賂，必無寬剩，而決難了納，即須多方密行重賂，不待求乞而後行用，此必然之理也。臣細觀近日倉部所立條約，皆是枝葉小節，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倉法，亦無今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不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緣路官司遵守編敕法度，不敢違條點檢收稅，以致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隨船點檢，不過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顯有違礙，臣尋已備坐元祐編敕，曉示今後更不得以隨船爲名，違條勒令住岸，點檢去訖，其稅務官吏爲准，本州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爲條，未敢便行取勘，其諸州軍稅務，非臣所管，無由一例行下，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部官吏，不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剝兵梢，敗壞綱運，以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施行，庶使今後刻薄之吏，不敢擅行胸臆，取小而害大，得一而喪百，臣聞東南餽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東南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廷更行倉法，此事最爲簡要，獨在朝廷留意而已。謹具元祐編敕及金部擅行隨船點檢指揮知左。

一准元祐編敕，諸綱運船祇到岸檢納稅錢，如有違限，如限內無故稽留，及非理搜檢，并約喝無名稅

錢者各徒二年。

諸新錢綱及糧綱綠路不得勒令住岸點檢雖有透漏違禁之物其經歷處更不問罪至京下鑪通津門准此。

一准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尚書金部符省部看詳監糧綱運雖不得勒留住岸若是隨船點檢得委有稅物名件自合依例饒潤收納稅錢卽無不許納稅錢事理若或別無稅物自不得依例喝免稅錢事理甚明

右謹件如前者若朝廷盡行臣言必有五利綱梢飽暖惜身畏法運餉不大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流亡賊盜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船爲家旣免折賣又常修完省逐處船場之費三利也押綱綱梢旣與客旅附載物貨官不點檢專攔無乞取然梢工自須赴務量納稅錢以防告訐積少成多所獲未必減於今日四利也自元豐之末罷市易務導洛司堆垛場議者以爲商賈必漸通行而今八年略無絲毫之効京師酒稅課利皆虧房廊邸店皆空何也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旣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通流綠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東南商賈久閉乍通其來必倍則京師公私數年之後必復舊觀此五利也臣竊見近日官私例皆輕玩國法習以成風若朝廷以臣言爲非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乞賜重行責罰若以臣言爲是卽乞盡理施行少有違戾必罰無赦則所陳五利可以朝行而夕見也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本州已具轉般倉斗子二十人不足於用必致闕誤事理申乞依舊存留四十人去訖其斗子所行倉法臣又體訪得深知綱運次第人皆云行倉法後欠折愈多若斗子果不取錢則裝發更無斗面兵梢未免偷盜則欠折必甚於今若斗子不免取錢則舊日行用一貫會須取三兩貫方肯收受然不敢當面乞取勢須宛轉託人減刻隔落爲害滋深伏乞朝廷詳酌早賜廢罷且依舊法

又貼黃臣今看詳倉部今來起請條約所行倉法支用錢米不少又添差監門小使臣支與驛券又許諸色人告捉構合乞取之人先支官錢五十貫爲賞又支係省上供錢二萬貫召募綱梢如此之類費用浩大然皆不得利害之要行之數年必無所補臣今所乞不過減却淮南轉運司違條收稅錢一萬貫綱梢飽暖官物自完其利甚大

乞罷轉般倉斗子倉法狀

元祐七年八月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於七月二十七日具狀奏論綱梢欠折利害內一事乞罷真揚楚泗轉般倉斗子倉法并乞揚州轉般倉斗子依舊存留四十人今來揚州轉般倉斗子四十人並曾詣臣投狀乞一時歸農臣雖且抑按曉喻退還其狀然體訪得衆情未安惟欲逃竄兼訪聞泗州轉般倉斗子已竄却一十二人深慮逐州轉般倉斗子漸次星散別行呂募必是費力兼恐多是浮浪輕犯重法之人愈見敗壞綱運其逐一利害已具前狀只乞朝廷詳酌先次施行廢罷轉般倉斗子倉法及揚州依舊存留轉般倉斗子四十人爲額仍乞入急遞行下貴免斗子星散住滯綱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罷稅務歲終賞格狀

元祐七年八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准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敕陝西轉運司奏准敕節文賣鹽井酒稅務增剩監專等賞錢更不支給本公司相度欲且依舊條支給所貴各肯用心趁辦課利戶部狀欲依本公司所乞並從元豐賞格依舊施行檢會元豐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敕賣鹽及稅務監官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一釐鹽務專副秤子稅務專欄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半釐及檢會元豐賞格酒務鹽官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二釐酒務專匠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一釐者右臣聞之管仲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鹽酒稅務監官雖爲卑賤然摺紳士人公卿胄子未嘗不由此進若使此等不顧廉恥決壞四維掊斂刻剝與專欄秤匠一處分錢民何觀焉所得毫末之利而所敗者天下風俗朝廷綱維此有識之所共惜臣至淮南體訪得諸處稅務自數年來刻虐日甚商旅爲之不行其間課利雖已不虧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爲少衰詳究厥由不獨以財用窘急轉運司督迫所致蓋緣有上件給錢充賞條貫故人人務爲刻虐以希歲終之賞顯是借關市之法以蓄聚私家之囊橐若朝廷憫救風俗全養士節卽乞盡罷上件歲終支賞條貫仍乞詳察上件條貫於稅務施行尤爲害物先賜廢罷況祖宗以來元無此格所立場務增虧賞罰各已明備不待此條方爲勅獎臣竊見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敕廢罷諸路人戶買撲土產稅場命下之日天下歌舞以至深山窮谷之民皆免虐害臣旣親被詔旨輒敢仰綠德音推廣聖意具論利害以候敕裁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歲運額解以到京定殿最狀

元祐七年八月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論奏江淮糧綱運欠折利害稱謂欠折之本出於綱梢貧困貧困之由起於遠法收稅若痛行此一事則期年之間公私所害十去七八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葉小節也若朝廷每聞一事輒立一法法出姦生有損無益則倉部前日所立弭子倉法及其餘條約是矣臣愚欲乞盡賜寢罷只乞明詔發運使責以虧贏而爲之賞罰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則餽運大計可得而辦也何謂責以虧贏而爲之賞罰蓋發運使歲課當以到京之數爲額不當以起發之數爲額也今者折欠盡以折會償填而發運使不復抱認其數但得起發數足則在路雖有萬數疎虞發運使不任其責矣今諸路轉運司歲運斛斗皆以到發運司實數爲額而發運司獨不以到京及府界實數爲額此何義也臣欲乞立法今後發運司歲運額斛計到京欠折分釐以定殿罰則發運使自然竭力點檢矣凡綱運弊害其略有五一曰發運司人吏作弊取受交怨不公二曰諸倉專斛作弊出入斛器三曰諸場務排岸司作弊點檢附搭住滯四曰諸押綱使臣人員作弊減刻雇夫錢米五曰在京及府界諸倉作弊多量剩取非理賸揚如此之類皆可得而去也縱未盡去亦賢於立空法而人不行者遠矣何謂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蓋運路千餘里而發運使二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間諸色人作弊侵擾綱梢於千里之外則此等必不能去雖綱運而遠赴訴也況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選差或令發運使舉辟京朝官兩員爲句當綱運自真州至京往來點檢逐州住不得過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過十日以紅爲辭字常在道路專切點檢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許決徒以上罪送所屬施行使綱梢使臣人員等常有所赴訴而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歲運到京數足及欠折分釐爲賞罰行此二者

則所謂人存政舉必大有益。伏望朝廷留念餽運事大特賜檢會前奏一處詳酌施行臣忝備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屢瀆天威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貼黃臣前奏乞舉行元祐編敕錢糧綱不得點檢指揮竊慮議者必謂錢糧綱既不點檢今後東南物貨盡入綱紅攬載則商稅所失多矣臣以謂不然自祖宗以來編敕皆不許點檢當時不聞商稅有虧只因導洛司既廢而轉運司陰收其利又自元祐三年十月後來始於法外擅便隨紅點檢一條自此商賈不行公私爲害今若依編敕施行不惟綱梢自須投務納稅如前狀所論而商賈坌集於京師回路物貨無由復入空綱攬載所獲商稅必倍此必然之理也

申明揚州公使錢狀

元祐七年八月初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勘會本州公使額錢每年五千貫文除正賜六百貫諸雜收簇一千九百貫外二千五百貫並係賣醋錢檢會當日初定額錢日本州醋務係百姓納淨利課利錢承買其錢並歸轉運司當日以賣醋錢二千五百貫入額錢即亦是撥係省官錢充數後來公使庫方始依新條認納百姓淨利課利等錢承買逐年趁辦上項額錢二千五百貫檢准編敕諸州公使庫許以本庫酒糟造醋沽賣卽係官監醋務本庫願認納元額諸般課淨錢承買者聽其所收醋息錢並聽額外收使今契勘醋庫每年醋賣到錢外除糟米本分并認納買撲淨利課利錢外實得息錢每年只收到一千六七百貫至二千貫以來常不及元立額錢二千五百貫之數更豈有額外收使之理如此卽顯是敕條雖許公使庫買撲醋務而揚州獨無額外得錢之實竊以揚於東南實爲都會八

路舟車無不由此使客難還。餽送相望三年之間八易守臣將迎之費相繼不絕方之他州天下所無。每年公使額錢只與真潤等列郡一般比之楚州少七百貫況今見行例冊元修定日造酒糯米每斗不過五十文足本州之費一切用酒准折又難爲將例冊隨米價高下逐年增減兼復累年接送知州實爲頻數用度不費是致積年諸般逋欠約計七八千貫若不申明歲月愈深積數愈多隱而不言則州郡負遠法之責創有陳乞則朝廷有生例之難雖天下諸郡比之揚州實難攀援今來亦不敢輒乞增添額錢及蠲收欠負只乞檢會見行條貫當日元定額錢因依既是於係省官醋務錢內撥二千五百貫元額錢即乞逐年更不送納買撲淨利課利錢及更不用錢收買官糟庶得賣醋錢相添支用如此卽積年欠負漸可還償會藩事體不至大段衰削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勘會本州與杭州事體一般本州當八路口使客數倍於杭州杭州公使錢七千貫而本州止有五千貫顯是支使不足

又貼黃准條雖許公使庫收遺利緣本州委無遺利可收須至奏乞

乞罷宿州修城狀

元祐七年九月日龍闢閣學士左朝奉郎新除兵部尚書蘇軾狀奏臣近自淮南東路鈐轄被召過所部宿州體訪得本州將零壁鎮改作零壁縣及本州見准朝旨展築外城兩事各有利害旣係臣前任部內公事而改鎮作縣又係兵部所管所以須至奏陳謹具條件如後

一零壁鎮人戶靳琮等先經本路及朝省陳狀乞改零壁鎮爲縣却准轉運使趙偁狀稱看詳得元只

是本鎮官勢有力人戶，意欲置縣，增添諸般營運，妄有陳狀，尋准敕依奏，依舊爲鎮。後來有轉運使張脩等及知州周秩別行奏請，却欲置縣，仍取得本鎮人戶狀稱，所有置縣費用，情願自備錢物，致朝廷信憑許令置縣。臣今體訪得零壁人戶出辦上件錢物，深爲不易。元料置縣用錢四千五十餘貫，至今年八月終，已納二千八百五十餘貫，其餘未納錢數，認是催納不行，縱使盡行催納，亦恐使用不足，看詳始議置縣，只爲本鎮居民曾被驚劫，及人戶輸納詞訟，去縣稍遠，然未置縣，本縣已有守把兵士八十人，及京朝官一員曹鎮，本鎮煙火盜賊，別有監務官一員，又已移虹縣尉一員，弓手六十人在本鎮足以彈壓盜賊，而本鎮去虹縣六十里，至符離縣一百二十里，即非地遠，又至符離縣，各係水路，本不須添置一縣委，只是本鎮豪民靳琮等私自爲計，却使近下人戶，一時出錢，深爲不便。宿州自唐以來，羅城狹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餘年，人戶安堵，不以城小爲病，兼諸處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謂之草市者甚衆，豈可一一展築外城？近年周秩奏論，過爲危語，以動朝廷，意謂恐有盜賊竊據，以斷運路，遂奏乞展築外城，一十一里有餘，役兵及雇夫共五十七萬有餘工，每夫用七十省錢，召募雇夫及物料，合用錢一萬九千餘貫，約五年畢工，已蒙朝廷支賜抵當息錢一萬貫，欲取來年春興工，臣體訪得元只是宿州豪民，多有閑宅在外，扇搖此說，官吏不察，遂與奏請，況宿州土脈疎惡，若不用磚砌凳，隨卽頽毀，若待五年畢之，則東城未了，西城已壞，或更用磚，其費不貲，又七十省錢亦恐召募不行，官吏避罪，必行差雇，搔擾不細，其間一事，深害仁政，緣今來踏逐外城基地，合起遣人戶大墳墓六千九百所，小者猶不在數，不知本州有何急切利害，而使居民六千九百家暴露父祖。

骸骨費耗擧畫改葬。若家貧無力，便致棄捐。勞費公私，痛傷存歿。已上並有公案，可以覆驗。

右臣今相度上件改鎮作縣事，係已行之命，兼構築廨宇，略已見功。恐難中輒而展城一事，有大害而無小利。兼未曾下手，猶可止罷。欲乞速賜指揮，更不展築，却於已支賜一萬貫錢內，量新置縣合用數目，特與支撥修葺了當。其人戶未納到錢數，均乞與放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擢用林豫劄子

元祐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竊謂才難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財賦，除盜賊，幹邊鄙興利害，常有臨事乏人之歎。古人有言：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也。臣伏見承議郎暨東排岸司林豫，自爲布衣已有奇節，及其從事，所至有聲。其在澠水屏除羣盜尤著方略。其人勇於立事，常有爲國捐軀之意。試之盤錯之地，必顯利器。伏望聖慈特與量材擢用。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取進止。

乞賄贈劉季孫狀

元祐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狀奏：右臣等竊聞仁宗朝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衆寡不敵，姦臣不救，平遂戰歿，竟屬賊不食而死。詔贈侍中，賜大第。官其諸子慶孫、貽孫、宜孫、昌孫、孝孫、保孫、季孫等七人。諸子頗有異材，而皆不壽，卒無顯者。家事狼狽，賜第易主。獨季孫仕至文思副使，年至六十，篤志好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練達軍政。至於忠義勇烈，識者以爲有平之風。性好異書，古文石刻，仕宦四十餘年，所得祿賜，盡於藏書之費。近蒙朝廷擢知隰州。

今年五月卒於官所。家無甌石。妻子寒餓。行路傷嗟。今者寄食晉州。旅櫬無歸。臣等實與季孫相知。既哀其才氣如此。死未半年。而妻子流落。又哀其父平以忠義死事。聲迹相接。四十年間。而子孫淪替。不蒙收錄。豈朝廷之意哉。今執政侍從多知季孫者。如加訪問。必得其實。欲望朝廷特詔有司。優與賙贈。以振其妻子朝夕飢寒之憂。亦使人知忠義死事之子孫。雖跨歷歲月。朝廷猶賜存卹。於獎勵之道。不惟小補。季孫之子三班借職璽。見在京師。乞早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季孫身亡。合得送還人爲般。擎女塔兩房並已死盡。其喪柩見在晉州。無由般歸京師。欲乞指揮晉州候本家欲扶護歸葬日。即與差得力廂軍三十人。節級一人。般至京師。

再論李直方捕賊功効乞別與推恩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四日。龍闡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先知潁州日。爲有劇賊尹遇陳興鄭曉李松等。皆宿姦大惡。爲一方之患。而汝陰縣尉李直方。本以進士及第。母年九十餘。只有直方一子。相須爲命。而能奮不顧身。躬親持刀刺倒尹遇。又能多出家財。緝知餘黨所在。分遣弓手。前後捕獲。功效顯著。直方先公後私。致所差人先獲陳興等三人。而直方躬親後獲尹遇一名。與賞格小有不應。臣尋具事由聞奏。乞以臣合轉朝散郎一官。特與直方此附第三等循資酬獎。後來朝旨。只與直方免試。竊緣選人免試。恩例至輕。其間以毫髮微勞得者甚多。恐非所以激勸捐軀除患之士。伏望聖慈。特賜檢會。前奏別與推恩。仍乞許臣更不磨勘。轉朝散郎一官。所貴餘人難爲援例。取進止。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尙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竊爲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酪之費所蓄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江西累歲親見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于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爲少衰只如去年浙中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舡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糧本水脚官費不費而客舡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私費耗爲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飢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敕雖云災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災傷則鄰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州亦然雖比今之法小爲通疎而隔一路一州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爲良法須是盡削近歲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爲通濟謹具逐條如後

天聖附令

諸商販斛斗及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力勝稅錢

諸賣舊屋材柴草米麵之物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收稅其買諸色布帛不及疋而將出城及陂池取魚而非販易者並准此

元豐令

諸商販穀及以柴草木博糧食者並免力勝稅錢舊收稅處依舊例

諸買舊材植或柴草穀麵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稅布帛不及疋正并捕魚非貨物者准此

元祐赦

諸與販斛斗及以柴炭草木博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舊收稅處依舊例卽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

諸賣舊材植或柴草斛斗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收稅布帛不及疋正并捕魚非貨易者准此右臣竊謂若行臣言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爲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光益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元祐七年南郊賦爲南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兩有張紅蓋者

爭道亂行於乾明寺前試於車中草此奏入上在太廟禮造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教有司數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

漢成帝郊祠甘泉秦時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虛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于句當人施行取進止

再薦宗室令時劄子

元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龍岡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尙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前任潁州日曾論薦本州簽判承議郎趙令時儒學吏術皆有過人恭儉篤行若出寒素意望朝廷特賜進擢以風曉宗室成先帝教育之志至今未蒙施行令時今已得替在京若依前與外任差遣臣切惜之欲乞檢會前奏詳酌施行取進止

14902



省

14
1
9
453-15
10605

學

